

T 2550/1166 m (1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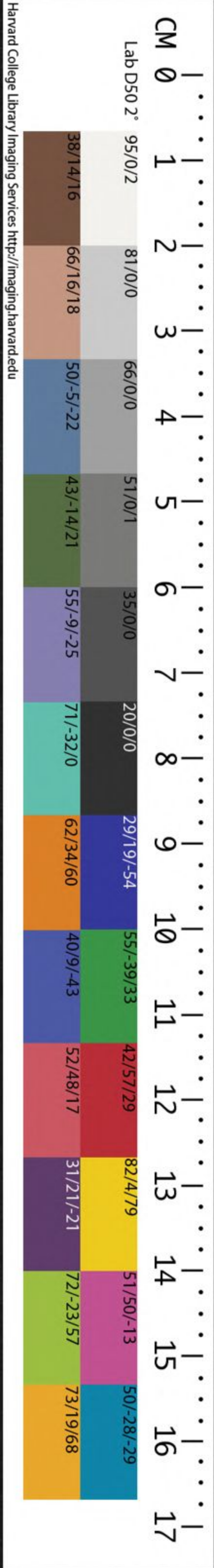
MAR 30 1955

律歷志
食貨志

禮樂志

刑法志

漢書 卷之二十四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漢其蘭

臺

令



明十百史

官

長

洲

陳仁錫評

律歷志第一上

師古曰志記也積記其事也春秋左氏傳曰前志有之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

戲畫八卦由數起師古曰萬物之數因八卦而起也

於卦非也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

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

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敖首律歷事師古

重評易逆數也本此有數之謂理有法度之謂數

入史公分律歷為二法椽合之為一太史語奇而氣

逸班椽疏通而詳密本之于道統之于數別之以律度量衡物有長短授少授之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日月星辰往來紀以曆數雜然不齊者井然不紊此律歷志之旨也

曰首謂孝武帝時樂官考正師古曰更至元始中王

始定也古制之法壞在四莽秉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義

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偽辭取正義

著于篇師古曰班氏自云作志取劉歆之義也自此以下訖於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則其辭焉

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

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于古今効之于氣物和之

于心耳考之于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

書曰先其算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本起於黃

鐘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孟康曰黃鐘子之律也子數一太極

元氣含三為一是以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

一數變而為三也孟康曰初以子一乘五三餘則轉因其成數以三乘

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孟康曰初以子一乘五三餘則轉因其成數以三乘

之歷十二辰得是積數也五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

行陰陽變化之數備于此矣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

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蘇林曰六觚

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

面之數寔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凡得二百七

十一張晏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張

日林鐘長六十韋昭曰黃鐘管其數以易大衍之數

九寸十分之一得其一分也其數以易大衍之數

五十一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孟

日以四十九成陽六爻為乾乾之策數二百夫推歷

一十六以成六爻是為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

生律張晏曰推歷十三辰以生律呂也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

繩嘉量。張晏曰準水平量探贖索隱。鉤深致遠。莫不

用焉。師古曰贖亦深也索求也度長短者。不失豪釐。孟康曰豪兔

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

孟康曰六十權輕重者。不失黍稷。孟康曰象音累蠡

四黍為圭十索為一。銖師古曰索孟音來。紀於一。協於十。長於

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

職在太史。義和掌之。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

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埴。應劭曰世

作埴師古曰燒土為之其形銳上而平底六匏曰笙。

孔吹之埴音許元反字或作壘其音同耳

應劭曰世本隨作笙師古曰

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皮曰鼓。師古曰鼓者郭

為之。宋祁曰。竹曰管。孟康曰禮樂器記管漆竹長

郭景本作廓。來獻白玉瑄。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泠。絲曰絃。

道舜祠下得白玉瑄。古以玉作不但竹也。

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師古曰祝與倣同倣始也樂

漆桶中有椎連底撞之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

令左右擊音呂六反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師古曰度音大角反角觸也。物觸

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

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籛祉也。羽。宇也。物聚

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于宮。觸于角。祉于徵。章于商。

宇于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

律歷志

重評乃知
乾元統天
之大律呂
各有所屬

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
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
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
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于黃鐘之
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
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
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師古曰族音千豆反三曰姑洗。四曰
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師古曰亡讀曰無射音亦石反呂以旅陽
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
夾鐘。六曰中呂。師古曰中讀曰仲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

帝之所作也。黃帝使冷綸

師古曰冷音零綸音倫

自大夏之西

應劭曰大夏西戎之國也

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

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

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昆侖之比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

生其竅厚均者。

應劭曰生

者治也。竅孔也。孟康曰竹孔與肉薄厚等也。晉灼曰取谷中之竹。生而孔外肉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為筩。

不復加。削刮也。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

師古曰黃鐘之宮律

之最

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

師古曰筩音大東反

其雄鳴為六。

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師古

曰比合也。可以生之。謂上下相生也。故謂之律本。比音頻。寐反。

至治之世。天地之氣

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孟康曰律得風氣而成。聲風和

乃律調也。臣瓚曰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黃鐘黃者中之色。君

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韋昭曰一三在五為

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韋昭曰二四在

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

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師古曰孳讀與滋同。滋益也。萌始生也。為六氣元

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孟康曰黃

鐘陽九林鐘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于子。在十一

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

于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

也。師古曰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

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

陽氣洗物。辜絜之也。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絜也。位于辰。在三月

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

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

陰氣。使繼養物也。位于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

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榘盛也。師古曰種

物榘古茂字。種音之勇反。位于未。在六月。夾則。則法也。言陽氣正

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師古曰夷亦傷。位於申。在七

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于

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

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巳也。位于戌。在九月。應鐘。言陰

律歷志

論律曆不出乎易故其言雜而不越似殊更記

重評乾言純坤言順承統無二也安得三

氣應亡射該滅萬物而雜陽闕種也

孟康曰闕滅塞也陰雜陽氣滅

塞為萬物作種也晉灼曰外閉曰闕師古曰開音胡侍反下言該闕於亥音訓並同位於亥在

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

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鐘于太陰故

黃鐘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

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

受任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楛之于未今種剛

彊大故林鐘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

楛之于六合之內今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宋祁曰九三當作九二

物棣通

孟康曰棣謂通意也師古曰棣音替○宋祁曰南本有臣贊曰案陽氣上下用及逮

而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

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族

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

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其于三正也黃鐘子

為天正林鐘未之衝丑為地正太族寅為人正三正

正始是以地正適其於紐于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

喪朋迺終有慶荅應之道也及黃鐘為宮則太族姑

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

者也謂正聲無有殘分也不復與它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

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孟康曰十二月之氣各以其月之律為宮非五音之正則聲有高下差降也空積若

鄭氏分一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寸為數千

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

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

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

乘之為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孟康曰十九歲為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

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繇此之義。師占

曰繇讀與由同由用也起十二律之周徑。孟康曰律孔徑三分參天之數也圍九分

終天之數也地之數始于二終于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

置一得二凡二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

乘之為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鐘之實。孟康曰林鐘長六寸

圍六分以圍乘長得積三百六十分也人者繼天順

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

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

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

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孟惠曰太

族長八寸圍八分為積六百四十分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

重六字

律歷志

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魄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簇、律長皆全寸而少餘分也。天之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虛，五為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為十二，而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孟康曰：元氣始起于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昆合為一，故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參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參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于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于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于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孽萌於子，紐牙于丑，引達於寅，冒莠於卯。師古曰：莠，謂叢生也。音莫保反。振美於辰，已盛於巳，罟布于午。蘇林曰：罟，音愕。昧夢於未。師古曰：夢，蔽也。音愛。申堅於申，留執於酉，畢入于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巳，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

律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孟康曰：元氣始起于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昆合為一，故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參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參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于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于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于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孽萌於子，紐牙于丑，引達於寅，冒莠於卯。師古曰：莠，謂叢生也。音莫保反。振美於辰，已盛於巳，罟布于午。蘇林曰：罟，音愕。昧夢於未。師古曰：夢，蔽也。音愛。申堅於申，留執於酉，畢入于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巳，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

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如淳曰杓

音焱斗端星也。孟康曰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官聲處中為四聲綱也。師古曰杓音必。遙反。日月

初躔星之紀也。孟康曰躔舍也。二十八舍列在四方聲為宮紀也。晉灼曰下言斗綱之端連貫宮室織女

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也。師古曰躔踐也。音直連反。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

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

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

之積。孟康曰成之數者謂黃鐘之法數。該之積為黃鐘變生十二辰積實之數也。忖除也。言以法數

除積得九寸則黃鐘之長也。言該者該衆律之數也。師古曰忖音千本反。劉敞曰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

按上言南呂任成萬物然後成之數。謂酉也。從酉數除亥數則得九矣。如法為一寸則

黃鐘之長也。孟康曰得一寸則所謂得參分損一下

生林鐘。張晏曰黃鐘長九寸以二乘九得十八以三除之得林鐘六寸。其法率如此。惟當算乃解

晉灼曰蔡邕律歷記足陽也。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族

參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

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

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

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參分夾鐘益一上生亡射。

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

旋八八為伍。孟康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鐘

皆以此為率。伍耦也。八八為耦。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下皆類此

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師古曰子穀猶言

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

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

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一寸。

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尺。廣六分。

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孟康曰高

分一為陽六為陰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寸也。

尺者。夔也。師古曰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

夫度者。別於分寸。夔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

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師古曰內官署名也百官表云

後屬廷尉掌之。師古曰法度所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師古曰龠音所以量多少也。本

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師古曰因度以上量

受之多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

準其槩。孟康曰槩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則

工代反又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

而五量嘉矣。師古曰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

廐焉。鄭氏曰廐著條桑之條廐過也算方一尺。所受

銅斛制盡與此同。師古曰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孟康

廐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曰其

上謂仰斛也其下謂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合其狀似

爵。以縻爵祿。晉灼曰縻散也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

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

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孟康曰三十斤為鈞鈞

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

宮宮為君也臣瓚曰仰斛受一斛覆底受君制器之

象也。合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

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

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

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師古曰

太倉也

量故在太倉也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

也。其道如底。師古曰底平也謂以底石以見準之正

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

酌建指。以齊七政。師古曰七政日月五星也故曰玉衡。論語云。立

則見其參於前也。孟康曰權衡量三等為參在車則見其倚於衡

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

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

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

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村為十

律歷志

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

孟康曰付度也度其義有十

七與下十一象為十八也張晏曰象易三

五權之制

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圓

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

孟康曰謂為錘之形如環也

曰錘者稱之權也音直垂反又直睡反○宋祁曰周

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

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

李奇曰黃鐘

銖兩十二得二十四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

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

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

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

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

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

孟康曰六甲為六旬一歲有

八節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

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

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

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

孟康

之數始於銖終於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銖之

重本取於子律黃鐘一龠容十二百黍為十二銖故

曰復於子黃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

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

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

與物鈞而生衡。孟康曰。謂鍾與物鈞。所稱適停則衡平也。衡運生規。規圓

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韋昭曰。立準以望繩。以水為準。正則平。

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

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

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

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

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

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

一也。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

物古銘

於時為冬。冬終也。物終滅。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

者重。故為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于

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

平。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

為秋。秋斂也。由反。子。斂。斂。乃成熟。金從革。改更也。義

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

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迺動運。木曲直。仁者生。

生者圓。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六之中。經緯

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

者直。故為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

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師古曰平均曲直齊一遠近故在鴻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師古

重訂銅作
同非

曰貞正也。易下繫之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皆以一爲正也。又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言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則一也。故志引之云。爾。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師古曰取銅之名以合於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劉云當爲銅之爲物至精。宋祁曰當去之字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師古曰介然特異之意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李奇曰引長十丈高一分廣六分唯竹篾柔而堅爲宜耳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師古曰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者即饗而閏餘垂次。孟康曰以歲之餘日爲閏故重黎也二官而閏餘垂次十二次也史推歷

失閏則斗建與月名錯也孟陬殄滅孟康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

謂之殄攝提失方孟康曰攝提只名隨斗杓所指建

乃指巳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

義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

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眾功皆

美師古曰此皆虞書堯典之辭也欽欽若順也昊天

義氏和氏重黎之後以其繼掌天地故堯命之使敬

順昊天歷象星辰之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下人也四時凡三百六十六日而定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

正三百六十日則餘六日矣又除小月六日是為歲

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便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

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則能信理百官眾功皆美

也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

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

歷法孟康曰歲月日星是謂五紀也師古曰大

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

以應天道三位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

分散如淳曰家業世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

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撥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

頗推五勝孟康曰五行相勝秦而自以為獲水德乃

以十月為正色尚黑師古曰獲水德漢興方綱紀大

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

北于六歷疏濶中最高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

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師古曰。復重也。因也。音扶目反。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問學。福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師古曰。躬。聖者言身也。昭。明也。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

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司言歷未定。廣延宣明以考星度。未能備也。師古曰。離相當。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

死。名察發歛。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歷

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啟分發。歛至定清濁。起五部。

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叙歷之意也。孟

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歷。歷終而復始。無窮已也。故曰

不死。名春。夏為發。秋。冬為歛。清濁謂律聲之清濁也。

五部。謂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為五行也。氣二十四。氣

也。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

天名察發歛。以行日月。以步五緯。臣瓚曰。黃帝聖德。與神靈合契。升龍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

察進退。史記曰。名察宿度。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

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師古曰。依違。不決之意也。惟思也。其以七

律歷志

年為元年。李奇曰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

大典星射姓等。師古曰姓射名姓也。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

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期

晦分至躔離弦望。應劭曰躔徑也。離遠也。臣瓚曰案

月踐歷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

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

元泰初時亦是闕逢之歲歲在甲日闕逢在寅日攝

提格此為甲寅之歲也師古曰中讀曰仲劉攽曰十

七歲當作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李奇

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宿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間

晉灼曰賈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

星也古歷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太初歷四分法

在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至夏至常不及太初歷五

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候法天度相應

宋祁曰建星在斗後十三度在牽牛前十一度當云

孟說非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

不能為算。師古曰姓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增

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

泉候宜君。師古曰可者司馬之名也宜君亦候之名

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

郡落下閔與焉。師古曰姓唐名都方術之士也姓落

都分天部。孟康曰謂分部二而閔運算轉歷。其法以

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孟

曰黃鐘律長九寸圍九分以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

虛心

其間方士
搜求頗廣

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純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閔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廼生。平日陽歷朔皆先日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廼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孟康曰。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夕至。

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師古曰。言其應候不差也。陵渠奏狀。遂

用鄧平歷。以平為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宋祁曰。鈞校當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

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大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治終始。蘇林曰栢音布同反。師古曰栢各育也。單音善。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為天子。代禹。師古曰化益即驪山女亦為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壽王伯益。歷迺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師古曰猥曲也。

又妄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

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

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

王候課比三年下。師古曰比頻也。下獄也。音胡稼反。終不服。再劾死。

更赦勿劾。師古曰更經也。音土衡反。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

吏。故歷本之驗在于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

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

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師古曰眇細也。音莫小反。又讀曰妙。他皆類此。

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師古曰自此以下皆班氏所述。

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

引語不切

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師古曰此春秋左傳

中和之氣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師古曰之往也往就福也

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

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

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

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

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

一之歲為部首。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為部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為部首也師古曰部

音部又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于是辰

在申。孟康曰辰謂斗建臣瓚曰日月之會為辰師古曰事在襄二十七年而司歷以為

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

建亥。張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再失閏當為八月建酉而云建申誤也仲尼曰大猶西流司

歷過也劉歆徒以詩七月流火而怪蟄蟲之不伏也為喻不知八月火猶西流也

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

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于春秋。經

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蘇林曰底致也

師古曰音履反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言告朔也。元

卷二十一 律歷志

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孟康曰謂

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

體而為之原故曰元于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

也三統合于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孟康

有十二其三為天地人之統老子曰三生萬物是以

餘九辰得三氣乃能施化故每辰者以三統之數乘

之是謂九三之法得積十一三之以為實孟康曰以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實如法得一黃鐘

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鐘

孟康曰以六乘黃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

地之法也孟康曰三三而九二上生六而倍之下生

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

孟康曰異類為子母謂黃鐘生林鐘也律娶妻如淳

同類為夫婦謂黃鐘以大呂為妻也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李奇曰聲一清

聲凡十合于十日從甲至癸也孟康曰謂東方傳曰

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張晏曰六氣陰降生

五味孟康曰月令五方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孟康

陽數奇一三五七九五在其中故曰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

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唯

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

律歷志

為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

太極之首也春秋二呂日歲鄧展曰春秋則為二矣孟康曰春為陽中萬物

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舉春秋以目一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

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六事必書時月易四象

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張晏

日二至二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象事成敗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

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

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

數師古曰左氏傳載韓簡之言也物生則有象有象而滋益滋益乃數起龜以象告吉凶筮以數示禍

重評中句

福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

也合而為十成五體呂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

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著以為數呂象兩兩

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

孟康曰歲有閏分七分滿十九則為日也師古曰奇音居宜反及所據一加之因呂

再扞兩之劉攽曰兩之得九十八三之得二百九十

加之為一千一百九十六兩之二千三百九十二是為月法之實如日法得

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呂能生吉

凶孟康曰三辰日月星地軌道相錯故有交會交會即陰陽有于陵勝負故生吉凶也故易曰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
 行鬼神也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孟康曰天
 終數九地終數十窮終也言閏亦日之窮餘故取二終之數以為義參天九兩地十是
 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
 呂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為會月孟康曰會
 章之月數也得朔九會而復元孟康曰謂四千六百
 旦冬至日與歲復一十七歲之月數也
 所謂黃鐘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
 時所呂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
 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

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
 事則不諱師古曰自此以上左氏傳之辭也履端於
 始謂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也舉正於
 中謂分一朞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也歸餘於終
 謂有餘日則歸於終積而成閏也諱乖也音布內反
 此聖王之重閏也呂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
 章月四分月法呂其一乘章月是為中法參閏法為
 周至呂乘月法呂減中法而約之則六劫之數為一
 月之閏法其餘七分此中月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
 是為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曰法乘閏法
 是為統歲三統是為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

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

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爲閏也

易爻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四十八合爲四百八十歲也

八十陽九故再數也如淳曰亦六乘八之數也於易爻六有變

十歲有次七百二十陰七孟康曰九乘八之數也八

九年旱次七百二十陽七孟康曰亦九乘八之數也于易爻

次七百二十陽七九變故再數也如淳曰八十歲紀

一甲子冬至以八乘九九八九九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

陽五孟康曰七八爻乘八之數也七乘八得五百六

十歲八乘八得六百四十歲合千二百歲也于易爻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也于如淳曰爻有七八八八六十四七八五十六六二爻之數合千二百滿純陰七八不變故通其氣使各六百歲乃有災次四百八十陰三次

四百八十陽三孟康曰此六乘八之數也六既有變又陰爻也陽奇陰偶故九再數而六

四數七八不變又無偶各一數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早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厄如

淳曰九六者陽奇陰偶故重出覆取上六八四十八故同四百八十歲正以九七五三爲災者從天奇

數也易天之數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繫天故取其奇爲災歲數八十歲則甲子冬至一甲子六十日一

歲三百六十日八十歲得四百八十甲子又五日五

八四十分爲四百日又四分日之一八十歲有八十分

八十分爲二百日凡四百八十日得七十甲子八十

歲合四百八十七甲子餘分皆盡故八十歲則一甲

子冬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

百六十災歲五十七孟康曰經歲從百六終陽三也得災歲五十七合爲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是呂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師古曰言四時漸差則置閏以

正之同順時而命事
得其序則年穀豐熟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

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

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左氏傳之辭也爲治也

故

魯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

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

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

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于始也故傳不曰冬至

而曰日南至極于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

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

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

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

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

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

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數得天師古曰自此以得四

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

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師古曰還故三五相

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于子半臣瓚曰謂分十二辰

在中也又受於寅初此謂上也日萌色赤地統受之于丑初日肇化

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于寅初日孽成

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于子地化自丑畢

於辰如淳曰地以十二月人生自寅成於申如淳曰

律歷志

正月至七月乃畢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李奇曰夏地以甲

辰韋昭曰殷正月朔日人以甲申李奇曰周正月朔日孟仲季迭用事為

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

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

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

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

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極統三德

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于天統月合於地

統斗合于人統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

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于歲星土合於填星三辰

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

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

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

六之變登降于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

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兩

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

策蘇林曰策數也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

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

也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師古

曰信讀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

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于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為法。太極上元為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上終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律歷志第一下

統母日法八十一。

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一分為三統之本母也。元始黃鍾

初九自乘一。龠之數。得日法。

閏法十九。因為章歲。合天地終數。得閏法。

統法一千五百二十九。以閏法乘日法。得統法。

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元法。

會數四十七。參天九兩地十。得會數。

章月二百三十五。五位乘會數。得章月。

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推大衍象。得月法。

通法五百九十八四分月法得通法。
中法十四萬五百三十。以章月乘通法得中法。

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廿。以章月乘月法得周天。
歲中十二。以三統乘四時得歲中。

月周二百五十四。以章月加閏法得月周。

朔望之會一百三十五。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
得朔望之會。

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以會數乘朔望之會得會月。
統月一萬九千三十五。參會月得統月。
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參統月得元月。

章中二百二十八。以閏法乘歲中得章中。

統中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八。以日法乘章中得統中。
元中五萬五千四百四。參統中得元中。

策餘八千八十。以減周天得策餘。
周至五十七。參閏法得周至。

統母木金相乘爲十二。是爲歲星小周。小周乘以策
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爲歲星歲數。

見中分二萬七百三十六。

積中十三中餘百五十七。

見中法一千五百八十三。

見數也

見閏分萬二千九十六。
積月十三。
月餘一萬五千七十九。

見月法三萬七十七。

見中日法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一十一。

見月日法二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七。

金火相乘為八。又以火乘之為廿六。而小復乘。乾策為三千四百五十六。是為太白歲數。

見中分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

積中十九中餘四百一十三。

見中法二千一百六十一。復數

見閏分二萬四千一百九十二。

積月十九月餘三萬二千三十九。

見月法四萬一千五十九。

晨中分二萬三千二百二十八。

積中七中餘千七百一十八。

夕中分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積中八中餘八百五十六。

晨閏分萬三千六百八十八。

積月十一月餘五千一百九十一。

夕閏分萬五百八十四。

積月八月餘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八。

見中日法九百九十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七。

見月日法三百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九。

土木相乘而合經緯為三十。是為鎮星小周。小周乘
從策為四千三百二十。是為鎮星歲數。

見中分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積中十二中餘千七百四十。

見中法四千一百七十五。見數也

見閏分三萬二百四十。

積月十二月餘六萬三千三百。

見月法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五。

見中日法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九百七十五。

見月日法六百四十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火經特成。故二歲而過初三十二。過初為六十四歲。
而小周。小周乘乾策則太陽大周。為萬三千八百二

十四歲。是為熒惑歲數。

見中分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積中二十五中餘四千一百六十三。

見中法六千四百六十九。見數也

見閏分九萬六千七百六十八。

積月二十六月餘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四。

見月法十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一。

見中日法二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三百七十三。

見月日法九百九十五萬五千七百九十一。

水經特成故一歲而度初六廿四及初而小復小復

乘以策則太陰大周為九千二百一十六歲是為辰

星歲數。

見中分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積中三中餘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九。

見中法二萬九千四十一。

復數也

見閏分六萬四千五百一十二。

積月三月餘五十一萬四百二十三。

見月法五十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九。

晨中分六萬二千二百八。

積中二中餘四千一百二十六。

夕中分四萬八千三百八十四。

積中一中餘萬九千三百四十三。

晨閏分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八。

積月二月餘十一萬四千六百八十二。

夕閏分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四

積月一月餘三十九萬五千七百四十一

見中日法一億三千四百八萬二千二百九十七

見月日法四千四百六十九萬四千九十九

合太陰太陽之歲數而中分之各萬一千五百二十一

陽施其氣陰成其物

以星行率減歲數餘則見數也

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爲法得一金水晨夕歲數

以歲中乘歲數是爲星見中分

星見數是爲見中法

以歲閏乘歲數是爲星見閏分

以章歲乘見數是爲見月法

以元法乘見數是爲見中日法

以統法乘見數是爲見月日法

五步木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十一分度一百二

十一日始留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度一八十

四日復留二十四日三分而旋復順日行十一分度

二百一十一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二分

而伏凡見三百六十五日有百八十二萬八千三百

六十五分除逆定行星三十度百六十六萬一千二

百八十六分。凡見一歲行一次。而後伏日行不盈十
一分度。一伏三十三日。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
十七分。行星三度。百六十七萬三千四百五十三分
壹見。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
劉敞曰。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者。通計上文見伏之日分也。今作一見字。疑後人妄改之。以下文金晨見伏夕見伏推之可知。行星三十三度。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

金晨始見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分度。一六日始留。八日而旋。始順日行四十六分度。三十三四十六日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十五百八十四日而伏。凡見二百四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四度。伏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三十三有奇。伏八十三日。行星百一十三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凡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行星三百五十七度。四百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分。夕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一度。九十二分度。五百八十一日。百七分。日四十五順。遲日行四十六分度。四十三四十六日始留。七日百七分。日六十二分而旋。逆日行三分度。一六日而伏。凡見二百四十一日。除逆定行星二百四十一度。

伏逆日行八分度七有奇。伏十六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十四度。二百六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一。凡夕見伏二百五十七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二百二十六度。六百九十九萬七千四百六十九分壹復。五百八十四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劉敞曰此又妄改爲壹復自是通計農夕見伏之日也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度。

土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七日始留。三十四日而旋。逆日行八十一分度。五百一日復留。三十三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而旋。

復順日行十五分度一。八十五日而伏。凡見三百四十日。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五分。除逆定行星五度。四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三十分。伏日行不盈十五分度。三百三十七日。千七百一十七萬一百七十分。行星七度。八百七十三萬六千五百分。壹見三百七十七日。千八百三萬二千六百二十五分。劉敞曰此壹見與火一見字皆妄。與木通計義同。行星十二度。千三百二十一萬五百分。通其率。故曰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

火晨始見。去日半次。順日行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

百七十六日始留十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十
七。宋祁曰十七景本作七十六十二日復留十日而旋復順日行
九十二分度五十三二百七十六日而伏凡見六百
三十四日除逆定行星三百一十度伏日行不盈九十
二分度七十三分伏百四十六日千五百六十八萬
九千七百分行星百一十四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
五分一見七百八十日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
分凡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八百二十一萬八千五分
通其率故曰日行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
三百五十五。

水晨始見去日半次逆日行二度一日始留二日而
旋順日行七分度六十七日順疾日行一度三分度
一十八日而伏凡見二十八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八
度伏日行一度九分度七有奇三十七日一億二千
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六十八度四千六百
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分凡晨見伏六十五日一億
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九十六度四千
六百六十一萬一百二十八分夕始見去日半次順
疾日行一度三分度一十六日二分日一順遲日行
七分度六十一日留一日二分日一而旋逆日行二度

十日而伏。凡見二十六日。除逆定行星二十六度。伏
逆日行十五分。度四有奇。二十四日。行星六度。五千
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分。凡夕見伏五十日。
行星十九度。七千五百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七
分。壹復百一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
五分。劉敞曰。此壹復字亦
妄。與金通計善同。行星亦如之。故曰日行一
度。

統術推日月无統。

置太極上元以來。外所求年盈无法除之。餘不盈統
者。則天統甲子以來年數也。盈統除之。餘則地統甲

辰以來年數也。又盈統除之。餘則人統甲申以來年
數也。各以其統首日爲紀。

推天正以章月乘人統歲數。盈章歲得一名曰積月。
不盈者名曰閏餘。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求地正加
積月一。求人正加二。

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不
盈者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積日盈六
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餘。數從統首日起算。外則朔
日也。求其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小餘盈
日法得一。從大餘數除。如法求弦。加大餘七。小餘三。

十一求望倍弦

推閏餘所在以十二乘閏餘加十得一盈章中數所得起冬至算外則中至終閏盈中氣在朔若二月則前月閏也

推冬至以算餘乘人統歲數盈統法得一名曰大餘不盈者名曰小餘除數如法則所求冬至日也

求八節加大餘四十五小餘千一百求二十四氣三

其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千一十林文炳曰當作小餘千一十當云求

二十四氣加大餘十五三分其小餘千一十蓋傳寫顛倒漏一分字

推中部二十四氣皆以元為法

推五行其四行各七十三日統歲分之七十七宋祁曰十

七當作十四中央各十八日統法分之四百四冬至後中

央二十七日本六分

推合晨所在星置積日以統法乘之以十九乘小餘而并之盈周天除去之不盈者令盈統法得一度數

起牽牛算外則合晨所入星度也

推其日夜半所在星以草歲乘月小餘以減合晨度

小餘不足者破全度

推其月夜半所在星以月周乘月小餘盈統法得一

度以減合晨度

推諸加時以十二乘小餘爲實各盈分母爲法數起於子算外則所加辰也

推月食置會餘歲積月以二十三乘之盈百三十五除之不盈者加二十三得一月盈百三十五數所得起其正算外則食月也加時在望日衝辰

紀術推五星見復

置大極上元以來盡所求年乘大統見復數盈歲數

得一則定見復數也

宋祁曰景本大統作大終

不盈者名曰見復

餘見復餘盈其見復數一以上見在往年倍一以上又在前往年不盈者在今也

推星所在見中次以見中分乘定見復數盈見中法得一則積中法也不盈者名曰中餘以元中除積中

餘則中元餘也以章中除之餘則入章中數也以十

二除之餘則星見中次也中數從冬至起次數從星

紀起算外則星所見中次也

推星見月以閏分乘定見以章歲乘中餘從之盈見

月法得一并積中則積月也不盈者名曰月中餘以

元月除積月餘名曰月元餘以章月除月元餘則入

章月數也以十二除之至有閏之歲除十三入章三

歲一閏六歲二閏九歲三閏十一歲四閏十四歲五

閏十七歲六閏十九歲七閏不盈者數起於天正算外則星所見月也。推至日以中法乘中元餘盈元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盈二千五百九十七以上。中大數除積日如法算外則冬至也。推朔日以月法乘月元餘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餘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月大數除積日如法算外則星見月朔日也。

推入中次日度數以中法乘中餘以見中法乘其小餘并之盈見中日法得一則入中日入次度數也。中

次至日數次以次初數算外則星所見及日所在數也。求夕在日後十五度。

推入月日數以月法乘月餘以見月法乘其小餘并之盈見月日法得一則入月日數也。并之大餘數除如法則見日也。

推後見中加積中于中元餘加後餘于中餘盈其法得一從中元餘數如法則見中也。宋祁曰景本餘盈下有中字

推後見月加積月於月元餘加後月餘於月餘盈其法得一從月元餘除數如法則後見月也。

推至日及入中次度數如上法。

推朔日及入月數如上法。

推晨見加夕夕見加晨皆如上法。

推五步置始見以來日數至所求日各以其行度數乘之其星若日有分者分子乘全為實分母為法其兩有分者分母分度數乘全分子從之令相乘為實分母相乘為法實如法得一各曰積度數起星初見星宿所在宿度算外則星所在宿度也。

歲術推歲所在。

置上元以來并所求年盈歲數除去之不盈者以百四十五乘之以百四十四為法如法得一各曰積次。

不盈者名曰次餘積次盈十二除去之不盈者名曰定次數從星紀起算盡之外則所在次也欲知太歲

以六十除餘積次餘不盈者數從丙子起算盡之外

則太歲日也。羸縮傳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

以害鳥帑。師古曰帑與奴同周楚惡之五星之羸縮不是過

也。過次者殃大過舍者灾小不過者亡咎。次度六物

者。歲時數日月星辰也。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夏為十一月商為十二月

月周為正月終於婺女七度。於夏為十一月商為十二月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於夏為十二月商為正月周為

二 終於危十五度。小暑中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於夏為七月商為八月。

諷訃。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於夏為二月商為三月。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為二月商為三月。

四月。周為。終於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日中昴八度。清明。今日穀雨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於夏為四月商為五月。周為五月。終於畢十一度。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於夏為五月商為六月。終於井十五度。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於夏為六月商為七月。周為七月。終於柳八度。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於夏為七月商為八月。周為九月。終於軫十一度。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於夏為八月商為九月。周為十月。終於氐四度。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於夏為九月商為十月。周為十一月。終於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終於尾九度。

月十二終於斗十一度

角十二

氏十五

房五

心五

箕十一

東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營室十六

壁九

北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八十度

井三十三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軫十七

南百一十二度

九章歲為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九終于五百三十九歲而大終三終而與元終進退于牽牛之前四度五分九會陽以九終故日有九道陰兼而成之故月有十九道陽名成功故九會而終四營而成易故四歲中餘一四章而朔餘一為篇首八十一章而終

一統

一甲子元首

漢太初元年

十辛酉四十九巳未

二十八丁巳 三十七乙卯 四十六壬子

五十五庚戌 六十四戊申 七十三丙午中

甲辰二統 辛丑 巳亥 丁酉 乙未 壬辰

庚寅 戊子 丙戌季

甲申三統 辛巳 巳卯 丁丑 文三四 乙亥 微二

年 壬申 庚午 戊辰 丙寅孟 愍二十

二癸卯 十一辛丑 二十巳亥 二十九丁酉

三十八甲午 四十七壬辰 五十六庚寅

六十五戊子 宋祁三景 本作戊午 七十四乙酉中

癸未 辛巳 巳卯 丁丑 甲戌 壬申 庚午

八辰 乙丑季

癸亥 辛酉 巳未 宋祁曰景 本作乙未 丁巳 周公五年○宋祁 曰景本作丁酉

甲寅 壬子 庚戌 戊申 元西 乙巳孟

三癸未 十二辛巳 二十一巳卯 三十丙子

三十九甲戌 四十八壬申 五十七庚午

六十六丁卯 七十五乙丑中

癸亥 辛酉 巳未 丙辰 甲寅 壬子 庚戌

丁未 乙巳季

癸卯 辛丑 巳亥 丙申 甲午 壬辰 庚寅

成十 二年 丁亥 乙酉孟

四癸亥初元二年十三辛酉 二十二戊午 三十一丙

辰 四十甲寅 四十九壬子 五十八巳酉 六

十七丁未 七十六乙巳中

癸卯 辛丑 戊戌 丙申 甲午 壬辰 巳丑

丁亥 乙酉季

癸未 辛巳 戊寅 丙子 甲戌 壬申惠三十八年

巳巳 丁卯 乙丑孟

五癸卯河平元年十四庚子 一十三戊戌 三十二丙

申 四十一甲午 五十辛卯 五十九巳丑 六

十八丁亥 七十七乙酉中

癸未 庚辰 戊寅 丙子 甲戌 辛未 巳巳

丁卯 乙丑季商太甲元年○宋祁曰太甲元年當在楚元三年上

癸亥 庚申 戊午 丙辰 甲寅獻十五年 辛亥

巳酉 丁未 乙巳孟建元三年○宋祁曰景本無三字

六壬午 十五庚辰 二十四戊寅 三十三丙子

四十一癸酉 五十一辛未 六十巳巳 六十九

丁卯 七十八甲子中

壬戌 庚申 戊午 丙辰 癸丑 辛亥 巳酉

丁未 甲辰季

壬寅 庚子 戊戌 丙申煬二十四年 癸巳 辛卯

巳丑 丁亥 康四年 甲申孟

七壬戌 始建國三年 十六庚申 二十五戊午 三十四

乙卯 四十三癸丑 五十二辛亥 宋祁曰改作辛巳 六

十一巳酉 七十丙午 七十九甲辰中

壬寅 庚子 戊戌 乙未 癸巳 辛卯 巳丑

丙戌 甲申季

壬午 庚辰 戊寅 乙亥 癸酉 辛未

巳巳 定七年○宋祁曰景作十一年 丙寅 甲子孟

入壬寅 十七庚子 二十六丁酉 三十五乙未

四十四癸巳 五十三辛卯 六十二戊子

七十一丙戌 八十甲申中

壬午 庚辰 丁丑 乙亥 癸酉 辛未 戊辰

丙寅 甲子季

壬戌 庚申 丁巳 乙卯 癸丑 辛亥 僖五年

戊申 丙午 甲辰孟

九壬午 十八巳卯 二十七丁丑 三十六乙亥

四十五癸酉 五十四庚午 六十三戊辰

七十二丙寅 八十一甲子中

壬戌 巳未 丁巳 乙卯 癸丑 庚戌 戊申

丙午 甲辰季

壬寅 巳亥 丁酉 乙未 癸巳 庚寅

戊子 丙戌 甲申孟元朔六年

推章首朔旦冬至日置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數除如法各從其統首起求其後章當加大餘三十九小餘六十一各盡其八十一章

推篇大餘亦如之小餘加一求周至加大餘五十九小餘二十一

世經春秋昭公十七年邾子來朝傳曰昭子問少昊

氏鳥名何故師古曰邾國名子其君之爵也邾國即東海邾縣是也朝朝於魯也昭子魯大夫叔孫昭子也名婁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魯者黃帝氏以雲

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言邾子據少昊受黃帝黃

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師古

曰炮與庖同太昊帝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為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

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師古曰祭典即禮經祭法也伯讀與霸同下亦類此言

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

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師古曰志言秦為閏位亦猶共

工不當五周人舉其行序故易不載鄧展曰舉去也以其非次故去

德之序也師古曰此指謂共工也舉古遷字其下並同

炎帝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

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為炎帝教民耕農故

天下號曰神農氏

黃帝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與

炎帝之後戰於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軒冕之

服師古曰軒軒車也冕冕服也春秋左氏傳曰服冕乘軒故天下號曰軒轅氏

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師古曰考德者考五帝德之書也清者黃

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為金德

天下號曰金天氏周舉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顓頊帝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

廼命重黎蒼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

號曰高陽氏周舉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帝嚳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清陽玄囀

之孫也水生木故為木德天下號曰高辛氏帝摯繼

之不知世數周舉其樂故易不載周人禘之

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即位七十載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媯汭師古曰媯水名也水曲曰汭音人銳反堯嬪以天下師古曰嬪古禪讓字也火生土故為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為諸侯即位五十載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嬪以天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

成湯書經湯誓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

曰商後曰殷

孟康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

三統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歲

在大火房五度故傳曰大火闕伯之星也實紀商人

後為成湯方即世崩沒之時為天子用事十三年矣

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

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

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

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蕪祀先王于方明

如淳曰

禮諸侯觀天子為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為之方四尺畫六采東

青西白南赤北
黑上玄下黃

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後九

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為孟統

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

六百

殷歷曰當成湯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終六府首

師古曰府首即部首

當周公五年則為距伐

桀四百五十八歲少百七十一歲不盈六百二十九

又以夏時乙丑為甲子計其年廼孟統後五章癸亥

朔旦冬至也以為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繼嗣三

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

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

十八紀甲子府首八伐桀後百二十七歲

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孟

統之二會首也後八歲而武王伐桀武王書經牧誓

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為木德天下號曰周室

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

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

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太誓八百諸

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

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

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壅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師古曰。晨字也。其字從日。音居玉反。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伐午。度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龜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龜。周書武成篇。

惟一月壬辰。芻死霸。

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師古曰。霸。

古魄字同。

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

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

亥。至牧壆。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

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

甲子。咸劉商王紂。

師古曰。劉。殺也。

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

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

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

月甲辰。望。乙巳。芻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芻。生霸。

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

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師古曰亦今文尚書也祀馘獻於廟

而告祀也截耳曰馘音居獲反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

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後七歲

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

十三而終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攝政五年正月

丁巳朔旦冬至殷歷以為六年戊午距湯公七十六

歲入孟統二十九章首也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

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

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

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孟康曰朏月出也音敷尾反

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師古曰日月采說月是歲十

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及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

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

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師古曰哉始也

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

沫水作顧命師古曰洮盥手也沫洗面也洮音徒高反沫即瀨字也音呼內反翌日

乙丑成王崩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

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

刑孟康曰逸書篇名

春秋殷歷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

王十六年而薨故傳曰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師古曰燮父晉

唐叔虞之子禽父即伯禽也言晉侯燮魯公伯禽俱

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美稱師古曰又記此晉者諸說

事康王也子考公就立師古曰又記此晉者諸說

放此音考公世家即位四年及煬公熙立師古曰

在由反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及者兄

殷歷以為丁酉距微公七十六歲

世家煬公即位十六年子幽公宰立幽公世家即位

十四年及微公弗立師古曰弗音微公二十六年

正月乙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為丙子距獻公七十

歲

世家微公即位五十年子厲公翟立翟厲公世家即

位三十七年及獻公具立獻公十五年正月甲寅朔

旦冬至殷歷以為乙卯距懿公七十六歲

世家獻公即位五十年子慎公執立師古曰嗶音

許器慎公世家即位三十年及武公敖立武公世家

即位二年子懿公被立師古曰戲懿公九年正月

癸巳朔旦冬至殷歷以為甲午距惠公七十六歲

世家懿公即位九年兄子柏御立柏御世家即位十

一年叔父孝公稱立孝公世家即位二十七年子惠公皇立惠公三十八年正月壬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為癸酉距釐公七十六歲師古曰釐讀曰僖下皆類此世家惠公即位四十六年子隱公息立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

春秋隱公春秋即位十一年及桓公軌立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

桓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莊公同立莊公春秋即位三十二年子愍公啓方立

愍公春秋即位二年及釐公申立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為壬子距成公七十六歲

是歲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七歲得孟統五十三章首故傳曰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八月甲午晉侯圖上陽童謠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初服振振取號之旅師古曰初音均又弋均反振音之人反鵲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師古曰賁音奔焯音上徒門反又士門反

春秋占驗
多應

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鵲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滅號言歷者以夏時

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歲歲在大火故傳曰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狄師古曰晉侯謂獻公也寺人奄人也披其名也蒲晉

邑也。公子重耳之所居。獻公用驪姬之讒。故令披伐之。而重耳懼罪出奔也。事見春秋左氏傳及國語。董因曰：君之行歲在大火。師古曰：董因晉史也。本周太史辛有之後。以董主史。

官故為董氏。因其名也。

後十二年。釐之十六歲。歲在壽星。故傳

曰：重耳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出而與之。子犯曰：天賜也。後十二年。必獲此土。歲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後八歲。釐之二十四年也。歲在實沈。秦伯納之。故傳曰：董因云：君以辰出而以參入。必獲諸侯。春秋釐公即位三十三年。子文公興立。文公元年。距辛亥朔旦冬至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正小。雪。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

也。後五年閏餘十。是歲亡閏。而置閏。閏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又不告朔。故經曰：閏月不告朔。言亡此月也。傳曰：不告朔。非禮也。春秋文公即位十八年。

子宣公倭立。師古曰：倭音於危反。

宣公春秋即位十八年。子成公黑肱立。

成公十二年。正月庚寅朔旦冬至。殷歷以為辛卯。距定公七年七十六歲。

春秋成公即位十八年。子襄公午立。襄公二十七年。距辛亥百九歲。九月乙亥朔。是建申之月也。魯史書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曰：冬十一月乙亥朔。日

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言時實行以爲十一月也。不察其建。不考之於天也。二十八年。距辛亥百一十歲。歲在星紀。故經曰。春無冰。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三十年。歲在娵訾。三十一年。歲在降婁。是歲距辛亥百一十三年。二月有癸未。上距文公十一年。會于承匡之歲。夏正月甲子朔。凡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奇二十日。爲日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故傳曰。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郤成子會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

六身下二如身則其日數也。

孟康曰。下二畫使就也。師古曰。杜預云。亥

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

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春秋襄公卽位三十一年。子昭

公稠立。昭公八年。歲在析木。十年。歲在顓頊之虛。玄

枵也。十八年。距辛亥百三十一歲。五月有丙子。戊寅

壬午。火始昏見。宋衛陳鄭火。二十年。春王正月。距辛

亥百三十三歲。是辛亥後八章首也。正月己丑朔。旦

冬至。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三十二年。歲在

星紀。距辛亥百四十五歲。盈一次矣。故傳曰。越得歲

吳伐之。必受其咎。

春秋昭公卽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巳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庚午。距元公七十六歲。春秋定公卽位十五年。子哀公蔣立。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非建成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詩曰。七月流火。春秋哀公卽位二十七年。自春秋盡哀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六國春秋。哀公後十三年。遷于邾。子悼公曼立。寧悼公世家卽位三十七年。子元公嘉立。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巳酉。距康公七十六歲。

元公世家卽位二十一年。子穆公衍立。顯穆公世家卽位三十三年。子恭公奮立。恭公世家卽位二十二年。子康公毛立。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戊子。距緡公七十六歲。師古曰。緡讀與愍同。下皆類此。

康公世家卽位九年。子景公偃立。景公世家卽位二十九年。子平公旅立。平公世家卽位二十年。子緡公賈立。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殷歷以爲丁卯。距楚元七十六歲。

緡公世家卽位二十三年。子頃公讐立。頃公表十八年。秦昭王之五十一年也。秦始滅周。周凡三十六王。

八百六十七歲。

秦伯師古曰伯讀曰霸其下亦同昭王本紀無天子五年。

孝文王本紀即位一年。元年楚考烈王滅魯頃公為

家人周滅後六年也。莊襄王本紀即位三年。

始皇本紀即位三十七年。

二世本紀即位三年。凡秦伯五世四十九歲。

漢高祖皇帝著紀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

號曰漢。距上元年十四萬三千二十五歲。歲在大棣

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故漢志曰歲在大

棣。名曰敦牂。太歲在午。

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楚元三年也。故殷歷

為丙午距元朔七十六歲。

著紀高帝即位十二年。

惠帝著紀即位八年。

高后著紀即位八年。

文帝前十六年後七年著紀即位二十三年。

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後三年著紀即位十六年。

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朔六年十一月甲申

朔旦冬至。殷歷以為乙酉距初元七十六歲。

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漢歷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

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師古曰：敦頓也。正月歲星出婺。

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各四年。後二年著紀卽位五十四年。

昭帝始元元鳳各六年。元平一年。著紀卽位十三年。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各四年。黃龍一年。著紀卽位二十五年。

元帝初元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甲子。以爲紀首。是歲也。十月日食。非合辰之會。不得爲

紀首。距建武七十六歲。

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寧一年。著紀卽位十六年。成帝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綏和二

年。著紀卽位二十六年。

哀帝建平四年。元壽二年。著紀卽位六年。平帝著紀卽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孫嬰爲嗣。謂之孺子。孺子著紀。新都侯王莽居攝三年。王莽居攝盜襲帝位。竊號曰新室。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三

年。著紀盜位十四年。更始帝著紀。以漢宗室滅王莽卽位二年。

赤眉賊立宗室劉盆子。滅更始帝。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

光武皇帝著紀。以景帝後高祖九世孫受命中興。復漢。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卽位三十三年。

禮樂志卷之二十二

禮樂志第二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

則暴慢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

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地、節、而、四、時、成。天稟其性而不

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

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

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

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歎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

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

樂有歌舞之容。師古曰踊跳也哀甚則踊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

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

之罪多。師古曰若惡也辟讀曰僻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

爭鬪之獄蕃。師古曰蕃亦多也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

而背忘先者衆。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朝聘之禮廢則君臣

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

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善古善字禮節民心樂和民

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諄則王

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為同。李奇曰同禮以修外而為

異。李奇曰尊甲為異也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

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

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

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詠言鐘石莞弦。師古

日說讀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

日悅流其聲音。師古曰流移也心不移溢於音聲也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何哉此禮樂之本也故

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

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玉者必因前

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

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

行
行
處
處
司
司
行
行
處
處
不
不
整
整
齊
齊
處
處
遂
遂
分
分
工
工
拙
拙

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應劭曰。囹圄。

囹圄。周獄名也。師古曰。囹獄也。囹守也。故總言。孔子美。囹圄無繫於周。囹音來。丁反。囹音午。呂反。

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

惡禮制之害已。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亾。漢興。

撥亂反正。日不暇給。師古曰。撥去亂俗而還之於正。道也。給足也。言事務殷多。日日。

修造尚不能足。故無暇也。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

祖說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以通為奉。

常。遂定儀法。師古曰。奉常。即太常也。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

賈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今其甚者。

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為

故。師古曰。特但也。簿。文簿也。故謂大事也。言公卿但以文案簿書報答為事也。至於風俗。

流溢。恬而不怪。師古曰。恬安也。謂心以為安也。以為是適然耳。夫移。

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如淳曰。六親。親賈誼書。

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會祖昆弟也。族昆弟也。此非天之所為人

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修則壞。漢興至今。

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與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

樸。獄訟衰息。師古曰。軌道。言遵道也。猶車行之依軌轍也。迺草具其儀。天子。

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師古曰。舊說以為絳。

禮樂本之身乃設至以自傷哭泣天絕恐亦非禮樂中人也即

或見用亦
能具禮樂
之文耳

與實太后
何與諸儒
不能托言
之耳

仲舒語

謂絳侯周勃也。灌謂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
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此既言大臣則當謂
周勃灌嬰也。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

興太平。師古曰服謂衣服之色也。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

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

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

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太冬。而積於

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

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臧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

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

務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

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

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

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

化以明習俗。以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

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以來。

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習俗薄惡。民人

抵冒。師古曰抵。忤也。冒。犯也。言無廉恥。不畏懼也。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

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一歲之獄。以

萬千數。如以湯止沸。沸愈甚。而無益。師古曰。愈。進也。音。踰。又音。愈。它。

皆類。此。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

禮樂志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

成帝談
禮樂恐非
所急

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師古曰苟順是。以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撲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也。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至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師古曰攘。古讓字。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為難者之言而後答釋也。禮以

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
或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
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
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莞弦之闕，小不備，因是絕
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
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甚於此。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
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
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
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
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

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噍詖，不閑義理。師古曰：貪甚曰噍。噍，言行也。不示以大化，而獨歐以刑罰，終已不改。師古曰：歐，與驅同。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

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
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天司

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
羣臣引以定謚。孟康曰：謚法曰安民立政曰成。帝欲立辟雍未就而崩，羣臣議謚引爲美謂之。及王莽爲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

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于土
中。師古曰：謂都洛陽。卽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

帝位可篡
禮樂安可
篡也

清明廼營立明堂辟癰顯宗卽位李奇曰明躬行其

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李奇曰王

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鄧展曰漢直以一公為三老

用大夫為五更每常大行禮乃置師古曰鄒玄說云

三老五更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更音

工衡反蔡邕以為更當為叟叟老人之稱也威儀既

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

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匱

止吾止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

官法家又復不傳師古曰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

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

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

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

幼交接之道寢以不章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

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師古曰易故先王

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

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師古曰言人之性感物

心之所由也是以纖微瘵瘁一作之音作而民思

也形見也曰瘵瘁謂減縮也音子笑反○之音作而民思

曰瘵瘁謂減縮也音子笑反曰樂聲無瘵瘁當依禮讀為唯○之音作

作而民康樂師古曰聞廣也諧和麤厲猛奮之音作

而民剛毅師古曰麤厲抗厲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

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作

禮樂志

合仲舒劉
同孟堅之
言亦是陽
淳慕之尚
未及賈生
若左氏所
述諸人其
言親切真
有所本

而民淫亂先王耻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
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師古曰生

氣陰陽之氣也導引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師古曰集謂聚滯也剛

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

位而不相奪也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

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

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師古曰說樂其俗使和說而安樂也然後

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

以配祖考師古曰此豫卦象辭也殷盛大也上帝天

祖考配也言王者作樂崇表其德大薦於天而以饗之也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師古

音酷堯作大章舜作招師古曰招讀曰韶下皆類此禹作夏湯作

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古曰勺

讀曰酌武王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

帝也師古曰夏大也招繼堯也師古曰韶之言大章

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師古曰澤咸

池備矣師古曰咸皆也故云備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

聞已師古曰言歌頌皆殷頌猶有存者師古曰謂正

以下周詩既備師古曰謂雅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

焉師古曰謂大司樂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

有道德之人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

禮樂志

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師古曰水火金木

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誦六詩。應劭

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故言九德也。詩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習六舞五聲八音之

和。師古曰六舞謂帔舞羽舞。聖舞。莞舞。干舞。人舞也。

音弗。聖音皇。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師古曰虞書

夔舜臣名。胄子即國子也。直而溫。師古曰正寬而栗。師古曰寬

而無虐。師古曰剛毅簡而無敖。師古曰簡約而無詩

言志。歌咏言。師古曰咏古詠字也。在心為志。發言

依咏律和聲。師古曰依助也。五聲所以八音克諧。師

曰諧亦和也。自此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

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克目。肯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

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

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

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師

曰竦敬也。是以海內編知上德。被服其風。師古曰被

說讀曰悅。言蒙其風化。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

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鐃鐃。磬

管。鏘鏘。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周頌執競之詩也。鏘鏘

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和盛則神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虞書舜典也。石謂磬也。言樂之和

亦頗親切

樂盛至此
三代已不
可觀矣

前漢書

鳥獸且猶感應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故樂者聖
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
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師古曰言若周時
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
子師古曰乘陵也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
祖之樂廼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
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曰犇古奔
擊適齊亞飯于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
叔人于河橋靴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此
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叙皆謂是也云諸侯者追繫
其地非為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為魯哀
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夫六經殘缺
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而馬鄭羣儒皆在班

揚之後向歆博學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
據其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性性乖別既自成
義指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以中賢達之意非苟越
異理固然也它皆類此○劉敞白顏云追繫其地是
謂周以前未有齊楚夫樂本情性淡肌膚而滅骨髓
秦蔡也不亦謬乎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
子完犇齊師古曰完陳厲公子即敬仲也陳舜之後
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
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
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
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
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應劭曰觀闕
門邊兩觀也

卷二十二 禮樂志

禮諸侯一觀大陪。臣管仲季氏之屬。師古曰陪重也。諸侯者天子之

路天子之車。臣故其臣稱重臣也。季氏魯桓公三歸雍徹八佾舞

于季友之後專執國政而奢僭也。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蓋謂管

仲耳。雍樂詩也。徹饌奏之。八佾。八列之舞。皆僭天。子禮也。此制度逐壞。陵夷而不反。漸頹替也。桑間

濮上鄭衛宋趙之聲竝出。應劭曰桑間衛地。濮上濮

鄭衛宋趙諸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因。國亦有淫聲。

而飾之以營亂富資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問。師古曰問。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應劭曰戎西戎

也。秦欲兼之。遺以女樂。由齊人。醜魯而孔子行。亦諫而不聽。遂去入秦。齊人醜魯而孔子行。師古曰

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至於六國。魏文侯最。亦饋字論語云齊人醜女樂季

好古。師古曰魏文侯木晉大。而謂子夏曰家人

占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漢興樂家有制氏。服虔曰

善樂。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事。舞而不能言其義。師古曰鏗鎗。高祖時叔孫通因秦

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李奇曰嘉

也。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也。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

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劉德曰歌樂在逸詩。師古

音並同耳。乾豆上奏登歌。師古曰乾豆。獨上歌不以

莞苙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音並同耳。乾豆上奏登歌。師古曰乾豆。獨上歌不以

禮樂志

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服虔曰叔孫通所奏作也。美神明既饗也。

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

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曰唐山姓也。

周有房中樂。宋祁曰周上有曰字。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

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

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

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

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

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

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

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

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師古曰言自制作也。樂先

王之樂。明有法也。師古曰遵前代之法。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

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

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宗六年。又

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

舞。蘇林曰言昭容樂生于武德舞。劉奉世曰予謂主出者此舞出則主奏之。故下文云出用樂者言

舞不失節也。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

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

禮樂志

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師古曰：氏歸也。音

作抵音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

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

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皆

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負。文景之間，

禮它肄業而已。師古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

于甘泉，就乾位也。師古曰：言在祭后土於汾陰，澤中

方丘也。師古曰：汾水之旁，土特堆起，是乃立樂府。師

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采詩夜誦。師古曰：采詩依古

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采詩夜誦。師古曰：采詩依古

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其言有趙代秦楚

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

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

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

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師古曰：用上辛，用周

戒自新之義也。為園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

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

望拜。章昭曰：以竹為宮。天子居中，師百官侍祠者數

百人，皆肅然動心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劉

敞曰：按此言房中歌十七章，推尋文理，不見十七章

句安其所一章六句豐草萋一章八句雷震震一章十句桂華一章十句桂華馮馮翼翼此桂華前章之名也古詩皆有一章八句嘉薦芳矣一章八句孔容一章六句浚則師德一章四句明德一章八句之常一章八句承帝明德一章八句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晉灼曰四縣

也天子宮縣師古曰謂設宮縣而高張之縣古懸字芬樹羽林。雲景杳冥。師古曰言

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然衆多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仰視高遠如雲日之杳冥也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秀華中主有華艷也旄鍾之

旄也文穎曰析羽為旄翠羽為之也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遡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

華也師古曰金支秀華瓚說是也庶衆也庶旄翠旌謂析五采羽注翠

旄之首而為旌耳。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

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也以爲樂

名如六英也師古曰肅敬也神來宴娛。庶幾是聽。

言歌者敬而唱諧和之聲曰娛戲也言庶幾神來宴

戲聽此樂也娛音許其反粥、粥音送、神微感人。忽乘青玄。熙

粥敬懼貌也細微也情使之齊肅也師古曰粥音弋六反。忽乘青玄。熙

事備成。師古曰言還神禮畢忽登青天而清思。聊聊。

去福熙之事皆備成也熙與禧同經緯冥冥。幽靜也。經緯謂經緯天地

蘇林曰聊音窈師古曰聊聊我定歷數。人告其心。竭其心。致誠殼也。敕身齊戒。施

師古曰齊讀曰齋教申申。應劭曰敕謹敬之貌。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

師古曰齊讀曰齋矣。孝熙。四極爰臻。師古曰熙亦福也四極四方極遠

於鄰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於鄰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

謂之四極鄰音彬臻字與臻同翼。師古曰鄰言德不孤必

有鄰也翼翼恭敬也顯明昭式。清明燿矣。皇帝

孝德

師古曰暢字暢通也

竟全大功。撫安四極。海內有姦。紛

亂東北

謂師古曰

招撫成師。武臣承德。各置部校。師出

以律也。春秋左氏

行樂交逆。簫勺羣慝。樂也。勺周樂

傳曰。成師以出。師古曰。言制定新樂。教化流行。則

也。言以樂征伐也。師古曰。言制定新樂。教化流行。則

謂逆迎也。樂音洛音師。肅為濟哉。蓋定燕國。師古曰。

行而和樂遠邇皆迎也。肅為濟哉。蓋定燕國。師古曰。

從則燕國安。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李

靜無寇難也。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李

曰。愉愉。懌也。師古曰。蕩蕩。廣大貌也。愉愉。和樂貌也。

懷思也。言海以廣大之故。眾水歸之。王者有和樂之

德。則人皆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師古曰。言

思附也。皆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師古曰。言

鬼之故。能生養百卉。明君以崇高其安其所。樂終產。

德故為萬姓所尊也。崔音才。回反。安其所。樂終產。

師古曰。萬物各安其樂。終產。世繼緒。師古曰。言飛龍

所而樂終其產也。樂終產。世繼緒。師古曰。言飛龍

秋游上天

蘇林曰秋飛貌也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秩然也揚雄賦曰

秋或改此秋字為秣稷之秣失之遠矣。高賢愉樂

民人。師古曰。言王者有愉愉之德。故使眾人皆安樂。

豐草萋女羅施。孟康曰。萋音四月秀。萋之萋。盛貌也。

異類而猶載之。况同姓。善何如。誰能回。師古曰。回亂

言族親不可不覆遇也。善何如。誰能回。師古曰。回亂

如之。而不可于亂。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師

曰。被音皮。義反。次下亦同。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師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師古曰。與臣民之約

者之威。取象雷電。明示德義之治本約。澤弘大。師古

也德施大世曼壽師古曰曼延也

都荔遂芳。睿宥桂華。蘇林曰睿音睿。臣孟康曰睿出宥入都。良

薛荔之香鼓動桂華也。晉灼曰桂華似殿名。次下言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言樹此香草以潔齊其芳

氣乃達於宮殿也。臣贊曰茂陵中書歌都嬋桂英美芳鼓行如此復不得為殿名。師古曰諸家說皆未盡

也。此言都良薛荔俱有芬芳。桂華之形。宥然也。皆謂神宮所有耳。音一交反。宥音一瓜反。孝奏

天儀若日月光。師古曰言以孝道進承乘玄四龍回

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師古曰芬亦謂眾多。芒芒廣遠之貌。孝道

隨世。我署文章。師古曰署猶分部也。一曰表也。

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師古曰馮馮盛滿也。翼翼眾貌也。吾易久

遠燭明四極。晉灼曰易疆易也。久固也。武帝自言拓境廣遠安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久猶

天奇

長也。自言疆易遠大耳。非武帝時也。不得云拓境。慈惠所愛。美若休德。師古曰若

亦美也。休亦美也。杏杏冥冥克綽永福。師古曰綽緩也。美芳磴

磴卽卽師象山則。孟康曰磴磴崇積也。卽卽充實也。師眾也。則法也。積實之盛。眾類于

山也。師古曰磴音五回反。劉奉世曰桂華美芳皆二詩章名。本側註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冠後

後詞無美芳亦當作美若矣。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

致福。李奇曰象譯也。蠻兼臨是夢。終無兵革。師古曰兼臨言

在上位者。音包容也。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師古曰饗音合韻皆

音鄉孔甚也。臧善也。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師古曰建侯封建諸侯也。易屯卦曰利建侯休美也。令善也。問名也。

禮樂志 卷二十二 禮樂志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服虔曰侯惟也臣瓚曰嘉承天

和伊樂厥福。師古曰伊是也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浚則師德。

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師古曰浚深也師衆

久也翼翼敬也言有深法衆德故能孔容之常承帝

之明。師古曰帝謂天下民之樂。子孫保光。師古曰言

寵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師古曰

長久承帝明德。師象山則。師古曰衆象山而雲施稱

民永受厥福。師古曰言稱物平施其承容之常承帝

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練時日。侯有望。師古曰練選也炳骨蕭。延四方。李奇曰骨腸

蒿也師古曰以蕭炳脂合馨香也四方九重開靈之

旂。師古曰天有九重言垂惠恩。鴻祐休。師古曰鴻大

美也祐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師古曰紛靈

之下。若風馬。師古曰言左倉龍。右白虎。師古曰靈之

來神哉沛。師古曰沛疾先以雨。般裔裔。師古曰先以

令雨先驅也般讀與班同靈之至。慶陰陰。師古曰言

班布也裔裔飛流之貌同靈之至。慶陰陰。垂陰覆徧

於相放恚。震澹心。師古曰澹動也放音助恚音弗靈已坐。五

音飭。師古曰飭讀與虞至旦。承靈億。師古曰虞樂牲

繭粟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應劭曰桂酒切桂置酒

下不類
郊祀語

前漢書

元帝時大宰丞李元記云以水漬桂為大尊酒師古曰蘭栗言角之小如蘭及栗之形也八鄉八方之神

靈安留吟青黃服虔曰吟音舍師古曰服說非也徧

觀此眺瑤堂應劭曰眺望也瑤石而似衆婢竝綽奇

麗孟康曰麗音坊躡之躡師古曰孟說也是也謂供神女樂竝

好麗顏如茶兆逐靡應劭曰茶野菅白華也言此奇

兆民逐觀而倚靡也師古曰菅茅也言美女顏貌如

靡合韻音被華文麗霧縠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

武義反被華文麗霧縠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

布也師古曰廁雜也霧俠嘉夜莖蘭芳皆美人之稱

也嘉夜芳草也莖即今白芷莖音昌改反澹容與獻嘉

觴師古曰澹安也容與言

續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字師古曰言天神尊者來降中

作禮讀亦曰壇字加示者神靈繩繩意變備得其所

之耳下言紫壇嘉壇其義竝同繩繩意變備得其所

應劭曰繩繩謹敬更正意也孟康曰衆多也清和六

臣瓚曰爾雅繩繩謹敬更正意也孟康曰衆多也清和六

合制數以五張晏曰此五土海內安寧興文匱武師

曰匱古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張晏曰媪老母稱也坤

富媪之穆穆優游嘉服上黃孟康曰土色上黃也○

功耳後之制數以五即謂武帝改服色而尚黃數用

子耳也言后土富媪者由漢以土德也顏緣中壇故疑

壇論中央耳

青陽開動根芟以遂

膏潤并愛跛行卑逮

也 震聲發榮 蠟處項聽

始發草木舒榮則蟄蟲處巖崖

者莫不頃聽而起頃讀曰傾

零落者也 稟音口老反

熙和樂貌也 施延也 少長曰天在

孕曰胎 施音弋 跛反 天音鳥 老反

祺服虔曰 嗒音湛 湛露斯如 淳曰 祺福也 師

古曰 嗒音豐 厚之貌也 音徒 感反 祺音其

青陽三

鄒子樂

朱明盛長 勇與萬物

於 桐生茂 豫靡有所訕

反 桐生茂 豫靡有所訕

生美悅 光澤各無所訕

劉攽曰 桐幼稚也 揚子云 師哉 師哉 桐子之命

華就實 既阜既昌

鬼迪嘗 謂歆響之也 言此 漆盛皆因 大田而登 成進

於祀所而為百神所 歆響也 迪音大 歷切 廣大建祀 肅雍不忘 神若宥之

傳世無疆 師古曰 若善

朱明四

西顛沆碭 秋氣肅殺

貌 含秀垂穎 續舊不廢

實曰 秀葉末曰 姦偽不萌 祆孽伏息 隅辟越遠 四貉

鄒子樂

音韋 昭曰 西方少昊也 師古曰 沆

胡浪反 碭音蕩 沆碭曰 氣之

師古曰 五穀百草 秀穎成實

皆因舊苗 無廢絕也 不榮而

禮樂志 禮樂志 禮樂志

而不驕正心翊翊師古曰純大也言畏威懷德者皆來賓附無敢驕怠盡虔敬也

西顯五 鄒子樂

玄冥陵陰蟄蟲蓋臧師古曰玄冥北方之神也少木零落抵冬降

霜孟康曰抵至也至冬而降霜師古曰少古草字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師古曰易

變革也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師古曰條

分也暢也籍歛之時掩收嘉穀師古曰籍歛謂收籍田也

玄冥六 鄒子樂

惟泰元尊媯神蕃釐李奇曰元尊天也媯神地也祭天燔燎祭地瘞埋也師古曰李

說非也泰元天也蕃多也釐福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蕃音扶元反釐讀曰禧

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

始雲風靈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師古曰滋益也循順也緒業也繼統共勤順皇之德師古曰共讀曰恭皇皇天也此言天

子繼承祖統恭勤鸞路龍鱗罔不胙節蘇林曰胙音為心而順天也

飾也師古曰罔無也胙振也謂皆振整而飾之也胙音許乙反嘉籩列陳庶幾宴享

師古曰嘉籩謂祭祀之籩實也木曰豆竹曰籩享字合韻宜音鄉

荒師古曰言威烈之盛踰於八荒鐘鼓等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

夷賓將師古曰書招搖于旗以征伐故稱靈旗將猶從也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

涓選休成臣瓚曰涓除也除惡選取美成者也天地並況惟予有慕師古

禮樂志

賜也曰況爰熙紫壇思求厥路師古曰熙興也紫壇壇紫

恭承禋祀緼豫為紛孟康曰積聚修飾為此粉黼黻

周張承神至尊師古曰白與黑畫千童羅舞成八溢

師古曰溢與合好効歡虞泰一師古曰虞九歌畢奏

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師古曰軒未即朱軒也言

璆磬金鼓靈其有喜師古曰璆美玉名以為百官濟

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師古曰言以牲實俎

達於神所故曰盛神奄留臨須搖音灼曰須搖須臾

淹長麗前揆光耀明孟康曰欲令神宿留言日雖暮

揆或作扶音灼曰揆即光炎字也臣贊曰長離靈鳥

也故相如賦曰前長麗而後裔皇舊說云鸞也張衡

思玄賦亦曰前長麗使拂羽師古寒暑不忒况皇章

晉灼曰况賜也皇君也章明也言長庚星終始不忒

其光神永以此明賜君也臣贊曰忒差也寒暑不差

賢德也師古曰贊說也展詩應律銷玉鳴音灼曰

聲也師古曰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音

曰下有梁黃鼓員四人以新造音樂者姓名也師古

曰晉說非也自到宮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

重也發梁歌聲繞師古曰虞樂也蓋

梁也函與含同師古曰條達神夕奄虞蓋孔享師古曰孔甚也享

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罷黼黻周張更定詩曰

肅若舊典師古曰肅敬也若腹也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

晉灼曰日月無窮而人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

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晉灼曰言

人壽不能安固如四海徧觀是乃知命甚促謂何吾

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應劭曰易曰

御天武帝願乘六龍仙而升天曰吾所樂訾黃其何

不徠下應劭曰訾黃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

訾嗟歎之辭也黃乘黃也歎乘黃不來下也訾音咨

日出入九

太一況天馬下師古曰言此天馬乃霑赤汗沫流赭

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脂也李奇曰沫

音醜面之醜晉灼曰未古醜字師古曰沫沫兩通沫

者言被面如類也字從水旁未之未音呼內反沫

今書字多作志倣儻清權奇籊浮雲唵上馳蘇林曰

言入馬上躡浮雲也師古曰體容與逝萬里孟康曰

如淳曰逝超踰也晉灼曰古迺字師古曰今安匹龍

為友師古曰言今更無與匹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師古曰言九夷皆服

往來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應劭曰馬毛色

也師古曰言其變化若鬼神也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

從西而來東也師古曰言馬從西來經天馬徠執徐

時應劭曰太歲在辰曰執徐言得天馬時歲在辰也

古曰應將搖舉誰與期如淳曰遙遠也搖或作遙師

舉不可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師古曰言天

與期也當豫開門以待之也文穎曰言武帝好仙常庶幾天

馬徠龍之媒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游閭闔

觀玉臺應劭曰閭闔天門

天馬十

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開誅蕩蕩如淳曰誅讀如迭誅蕩蕩天體堅穆

並騁以臨饗師古曰言衆神穆然光夜燭德信著師古

曰神光夜照應誠而來是德信著明靈寢平而鴻長生豫師古曰神靈

博無私其福甚大故我大朱涂廣夷石為堂師古曰

得長生之道而安豫也也夷平也言通神之路飾以朱丹飾玉梢以舞歌體

又甚廣大平夷密石累以為堂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師古曰俞答也

反招音韶望師古曰招搖申動之貌永長也旛比掖回集貳雙

合韻音亡耀四面克塞照紫幄珠煥黃師古曰紫幄饗神之幄

也幄音踰也幄上四下而覆曰幄言光照紫幡比掖回集貳雙

飛常羊文穎曰舞者骨騰肉飛如鳥之回翅月穆穆

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假清

風軋忽激長至重觴師古曰軋忽長遠之神裴回若

留放殫奠親以肆章孟康曰殫音覲師古曰言神靈

以親附而陳誠函蒙祉福常若期師古曰函包也蒙

意遂章明之故能包函蒙被祉福寂溲上天知厥時應劭曰言天

應誠而至有常期也而泛泛滇滇從高旂應劭曰泛泛上

他溲音來朝反盛貌也晉灼曰滇音振旅殷勤此路臚所求臚陳也

言所以殷勤此路乃欲陳所求也師古曰臚音力於反佻正嘉吉弘以昌如淳

讀曰肇肇始也休嘉砰隱溢四方師古曰休美也嘉慶也專

精厲意逝九閱如淳曰閱亦陔也淮南子曰若士者

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師古曰紛六六幕浮大海師古曰

古曰閱合韻音改又音亥紛六六幕浮大海紛云與

作之貌六幕猶言六合也

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如淳曰景星者德星也見無常

國益地師古曰謂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師古曰象謂

彰著而為行列也也縣象祕事昭顯於庭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應劭曰

日來親近甚明察也言景星光明開闔乃三於日月也晉灼曰侔等也開

闔猶開闔也言今之鼎瑞參等於上世師古曰晉說

是汾睢出鼎皇祐元始師古曰皇大也祐福五音六

律依韋饗昭師古曰饗昭明也言聲響之明也雜變

並會雅聲遠姚師古曰姚僬空桑琴瑟結信成張晏

云空桑為瑟一彈三歎祭天質故也師古曰四興遞代八

風生應劭曰四時遞代成陰陽入風以生也臣瓚曰

音而行入風也師古曰瓚說也八方之風謂東北

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

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西曰殷殷鐘石羽籥鳴

曰殷殷聲盛也石謂磬也羽籥龍夏之所賜者也

供鯉給廚祭也師古曰百末旨酒布

蘭生張晏曰百末末作之末也晉灼曰百末之末酒

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華末雜泰尊柘漿析朝醒

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繁露微感心攸通修

也柘漿取甘柘汁以為飲也醒病酒微感心攸通修

名師古曰言精微所應其心攸周流常羊思所并

曰周流猶周行也常羊猶道遙也思所穰穰復正直

并思與神道合也下言合所思是也

往甯福既多歸於正道克當往日所願也甯願也言獲

反甯合馮蠡切和疏寫平晉灼曰馮馮夷河伯也蠡

韻音寧馮蠡使切厲諧和水神令之疏導川潦上天布

夷命靈蠡使切厲諧和水神令之疏導川潦上天布

寫散平均無災害也蠡音弋隨反又音攜

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師古曰齊讀曰宮童効異披圖

案謀臣瓚曰宮之童豎致此異玄氣之精回復此都

師古曰玄天也言天氣之精回旋蔓蔓日茂芝成靈

華師古曰蔓蔓言其長久日以茂盛也

齊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

師古曰壇祭壇也服祭服也

物發冀州北蒙

祉福

晉灼曰得寶鼎于汾陰屬冀州

沈沈四塞假狄合處

孟康

合處內附也假即還字耳其字從彳彳音丑益反

營萬億咸遂厥宇

師古曰宇居也言我經營萬方億兆故得咸遂其居

皇后十四

華燁燁固靈根神之旂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

師古曰敦

讀曰屯屯聚也

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

師古曰拔舍止也音步曷

神之行旌容容騎脊脊般從從

孟康曰從音總晉灼曰音人相從勇

惡師古曰容容飛揚之貌也脊脊疾行也般相也從從衆也容音勇從一曰容讀如本字從音才

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

如淳曰天文志云若烟非烟若雲非

雲郁郁紛紛是謂慶雲師古曰翊音弋入反又音立

神之檢臨壇宇

師古曰檢引也增字

謂祭祠壇場及宮室言神引來降臨之也檢音踰

九疑賓夔龍舞

如淳曰九疑舜所葬

言以舜為賓客也夔典樂龍管

神安坐鵠吉時

師古曰鵠

納言皆隨舜而來舞以樂神

神安坐鵠吉時

師古曰鵠

古翔字言神安坐

共翊翊合所思

師古曰共讀曰神

嘉虞申貳觴

師古曰虞樂也

福滂洋邁延長

師古曰滂

廣也滂音普郎反

沛施祐汾之阿

師古曰沛音普大

洋音羊又音祥

沛施祐汾之阿

師古曰沛音普大

水之揚金光橫泰河

師古曰橫充滿

莽若雲增陽波

師古曰莽雲貌言光明

編臚驪騰天歌

師古曰臚陳也騰升也言

陳其歡慶令
歌上升於天

華燁燁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如淳曰五帝為太一相也師土地廣

揚浮雲挖嘉壇椒蘭芳孟康曰挖摩也師古曰音公

之璧玉精垂華光師古曰言禮神之辭乃益億年美

始興師古曰言福慶方興起也交於神若有承師古曰言神來降

廣宣延咸畢觴師古曰言徧延諸神咸靈輿位偃蹇

驤師古曰神既畢饗則嚴駕靈輿引其卉汨臚析奚

遺師古曰卉汨疾意也臚陳也析分也奚何也言淫

淶澤淫然歸師古曰淫久也淶澤澤名言我饗神之

音鳥
黃反

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臣瓚曰謂朝於隴首而覽西北也師

反靄電奈獲白麟臣瓚曰奈祭五時皆有報應聲若

爰五止顯黃德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圖匈虛熏

鬻殛應劭曰熏鬻匈奴本雅也師古曰闕流離抑不

詳師古曰流離不得其所者為開道路使之安賓百

僚山河饗師古曰百僚百神之掩回轅鬻長馳如淳

音構鬻鬻長貌也騰雨師洒路陂師古曰洒灑也路

師灑道也洒音流星隕感惟風簫歸雲撫懷心師古

心懷柔之心也
也籛音躡

朝隴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服虔曰象載鳥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

瑜美貌也言此瑞車瑜然色也師古曰食甘露飲榮泉師古曰

之所飲食也榮泉言泉有光華也劉敞曰此詩四句先叙所見祥瑞之物也象載瑜黑車也白集西雍之

麟也甘露榮泉天之所降地之所出也註非赤鴈集六紛負師古曰言六

之數也紛負多貌也言西獲象與東獲赤鴈祥瑞多也負音云殊翁雜五采文孟康曰翁

鴈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師古曰

也蓬萊神山也在海中結成也

象載瑜十八

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綏黃華蓋師古曰綏綏赤蛟貌黃華蓋言其上有黃氣狀若蓋也露夜零

晝晻濫師古曰晻音烏感反蓋音霽晻濫雲氣之貌百君禮六龍位師古曰百

君亦謂百神也勺椒漿靈已醉師古曰勺讀曰酌靈既享錫吉祥芒

芒極降嘉觴師古曰芒芒廣大貌音莫郎反靈殷殷爛揚光師古曰

也爛光貌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

萬國師古曰塞滿也輯和也天地四方謂之六合汪濊言饒多也濊音於廢反又音烏外反輯與集

同靈視視象輿轆孟康曰輿音近泉不安欲去也如淳曰轆僕人嚴駕待發之意也師

古曰轆票然逝旗透蛇師古曰票然輕舉意也透蛇音儀

前載為
河原與樂
無涉

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師古曰言託侍天德冀獲長生無衰竭也
赤蛟十九

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間獻
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
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師古曰肄習也歲時以備數然不

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
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娥姜原應劭曰簡狄有

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師古曰高殷之始祖
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後故曰玄王公劉后稷之曾孫

也古公亶甫即豳公也太伯太王之子王季之兄也

王季文王之父也姜女齊甫之妃也太任文王之母
也太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也毛鄭說詩以玄王即

成康宣王中興師古曰武丁殷王高宗也周成王武
王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

屬師古曰阿衡伊尹職號也周周公旦也召召公奭
也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

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明著於當世遺譽垂
於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

又不協於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
以鄭聲施于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

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畢等上書言之師古曰畢音于輒反
 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
 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
 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
 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
 闕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
 而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師古曰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
 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畢等守習孤學大指歸于興
 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
 微師古曰表顯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

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師古曰存意於禮樂民到于今
 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師古曰被猶覆也修起舊文故鄭
 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
 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
 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內疆景武之屬富顯
 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師古曰五侯王鳳以下也定陵
淳于長也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
 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
 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師古曰孫讀
曰遜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鄭衛之聲興則淫辟

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

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

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負六十

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邨

鄆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

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師古曰巴巴人也俞俞

得巴俞人並趨捷善鬪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

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即今之巴州俞即今之

渝州各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

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邠鼓員三人晉灼曰凡

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

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

十七人師古曰招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

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師古曰剛及別柎主調虎員

二人師古曰篪以竹為之七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

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

人皆不可罷等工員三人一人可罷師古曰等笙類

于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師古曰

曰柱工主箏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師古曰弦琴

瑟之柱者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

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師古曰縵樂雜樂也音漫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等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鈹四會員十二人。李奇

曰疑是鼗韋昭曰鈹國名音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

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等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

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捫馬酒。李奇曰以

馬乳為酒撞捫乃成也師古曰捫音動馬其七十人。

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

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

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

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自若言自如故也陵

夷壞于王莽。今海內更始。民人歸本。戶口歲息。師古曰吟

謂班氏撰書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

前漢書
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

前漢書卷之二十二

終

前漢書卷之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類。

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義與宵同。應說是也。

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類無所象似也。類，古貌字。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

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者，欲趨走不足以

避利害。師古曰：者，讀曰者。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

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貢也。故不仁愛，則不

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

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

而從之。師古曰：說，讀曰悅。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

原本禮經
而能脫換

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慈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斫刑也。中刑用刀鋸。韋昭曰：斫刑也。其次用鑕鑿。

韋昭曰：鑕，鑕刑也。鑿，黜刑也。師去其髓骨也。鑕音子端，反。髓音

也。師古曰：扑杖也。音普木反。大者陳諸原野。師古曰：謂征討所殺也。小者致

之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市。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

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與

災。李奇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今言涿鹿地有二

名也。文穎曰：國語云：黃帝炎帝弟也。炎帝號神農，火

行也。後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言以定火災。律歷志

云：與炎帝後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地

黃帝祠，師古曰：文說是也。彭城者，顯項有共工之陳

上谷，北別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少昊氏衰，秉政

以定水害。文穎曰：共工，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

之家必有
一種獨得
之解即是
起拔之論
以兵為刑
此班氏獨
得之旨也
至于時代
之升降兵
制之得失
特文人鼓
蕩生發之
妙耳

極誅也音夏有甘扈之誓師古曰謂啓與有扈戰于居力反

扈國今郭縣是也師古曰謂啓與有扈戰于其即甘水之上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師古曰謂天湯及武王

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

軍之衆師古曰司馬夏官郡掌邦政軍旅屬因井田

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

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

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稅以

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

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

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

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古曰乘音食證反其下

同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一李說同百里提封萬井也師古曰李說

本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為積土而除山川沈斥城

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臣瓚曰沈斥水田屬

也師古曰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定出賦六千四百

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

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臣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

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

談刑法而先談兵刑也撥兵而先并里兵所從出也

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

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

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師古曰振旅整衆也搜

止不妨農也苗爲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獮應殺

氣也大閱簡車馬也狩火曰一曰狩守也圍守而取

之縱音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

爲連連有帥師古曰長音竹而三十國爲卒卒有正

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師古曰比

卒正三年簡徒師古曰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

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曠師古曰曠

毀也音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

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

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

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虜里而軍政成虜郊連其什伍

師古曰五人爲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

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

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

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應劭曰搜於被廬

六官之法因以名之也師古總帥諸侯迭爲盟主然

曰被廬晉地也被音皮義反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

充王制二伯之後寢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師古

序二伯有
擊提

兵賦屬
小此孔
八經濟

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
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
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哀公用田賦師古曰田賦者
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別計田畝及家
財各為一賦言不依
古制役煩斂重也
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
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
師古曰亟屢也音
丘吏反罷讀曰疲
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
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
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

相夸視師古曰視
讀曰示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

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

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

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
時齊楚韓魏燕趙為

從秦國為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轉相攻伐代

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為衡也為雌雄師古曰
代迭也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
技巧者習手足便

械積機關以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

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

師古曰孫卿楚人姓荀名况
避漢宣帝之諱故改曰孫卿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

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
曰言

孫吳亦不
至用詐

前漢書

有間隙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

在上為下所印印讀日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

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

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

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

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

敢遏師古曰殷頌長祭之詩也武王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與師本由仁義雖執威鉞以敬

為先故得如火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

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

師古曰媮與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古曰鉅大是

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

蘇林曰兕整也盤頰也髀禪也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也是也屬聯也音之

欲反髀音陛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

冠冑帶劔羸三日之糧師古曰个讀口箇箇枚也冑

而又帶劔也羸謂擔負也音盈日中而趨百里師古曰日中

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

利之處也中音竹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

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隄其

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陘地小也隘險固劫之以執隱

之以隄鄭氏曰秦地多隘臧隱其民於隘中也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師古曰

數言秦失
其勤

鄭說是也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狃串習也音

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

甲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者甲者五人首使得隸

君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

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師

持也故雖地廣兵彊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

已也蘇林曰鯁音慎而無禮則蕙之蕙鯁懼貌至乎

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

而未盡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

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師古曰

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

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未代學者

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今宜依古不從

流俗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

修百僚咎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命以蠻夷猾夏寇

賊姦軌師古曰虞書舜典舜命咎繇之文也猾亂也

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

師誓衆而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所謂善陳不戰

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師古曰謂僖四年伐

入王祭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伐

存亡繼絕功為伯首

師古曰謂存三亡國衛邢魯也

所謂善戰不敗

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

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

出涉睢濟江入于雲中也

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

師古曰言無如此君者

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

師古曰言無如此君者

相與從之或犇

走赴秦號哭請救

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

秦人憐之為之出

兵

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

二國并力遂走吳師

師古曰謂

子蒲大敗夫槩王于沂蕞射之干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

昭王返國

師古曰吳師已歸楚子入

郢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

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

并天下

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

窮武極詐士民不附率隸之徒

還為敵讎

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

焱起雲合果共軋之

曰焱疾風也如焱之起言其速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焱音必遙反

斯為下矣凡兵所

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

商周並

師古曰言其同盛衰也

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

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

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

師古曰孫武孫臆吳起商鞅白起

報應之

執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

仁之厚總挈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

謀騁陸鄼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

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師古曰踵因也

京師有南

受詞可觀

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

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見八外有樓船皆歲時講

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

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古師

曰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

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

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

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

如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

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

王之極功也。管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古師

曰詰責也音口一反字或作詰音工一曰刑新邦用

輕典師古曰新闢地立君之國二曰刑平邦用中典

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三曰刑亂邦用重典師古曰

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

罪五百。宮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

用中典者也。師古曰墨黥也鑿其面以墨涅之劓截

斷足也殺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刑所職凡殺人者踣

也。劓音牛異反刑音五刮反又音月諸市師古曰踣謂斃墨者使守門

師古曰點面之劓者使守關師古曰以宮者使守內師古曰人道更

貌毀故遠之者使守關師古曰以宮者使守內師古曰人道更

刑者使守圜

師古曰驅御禽獸無足可也

完者使守積

師古曰完謂不虧其

體但居作也積積聚之物也自此以上掌戮所職也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

李奇曰男

女徒總名為奴

女子入春槁

孟康曰主暴燥春之也韋昭曰春春入槁槁人也給此二官之

役師古曰槁音古老反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

奴

師古曰有爵謂命士以上也亂毀齒男子八歲周女子七歲而毀齒矣自此以上司厲所職也

道既衰穰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誥四方

師古曰穰

王昭王之子也享國既百年而王眊亂荒忽乃命甫侯為司寇商度時宜而作刑之制以治四方也甫國

名也眊音莫報反度音大各反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髡罰之屬

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師古曰髡罰去膝頭

骨大辟死刑也

五刑之屬三千

師古曰五者之刑凡三千蓋多於

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

時王道寢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

師古曰子產鄭

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

晉叔嚮非之曰

師古曰叔嚮晉大夫羊舌肸也遺其書而

非之嚮音許兩反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

然後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師古曰虞舜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誥邦

國非不豫設但弗宣露使人知之

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

故開之以誼糾之以政也糾舉也

故開之以誼糾之以政

師古曰開防也糾舉也

行之以禮守之

以信奉之以仁

師古曰奉養也

制為祿位以勸其從

師古曰勸其從

教之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師古曰淫放也

懼其未也故誨之

以忠懍之以行

晉灼曰懍古竦字也師古曰懍謂獎也又音所項反

教之以務

師古曰使之以和師古曰悅臨之以敬莅之以疆古師

時所急曰莅謂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

長慈惠之師師古曰上謂公侯也官卿民於是乎可

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師古曰辟法

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以生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韋昭曰

五及流贖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師古曰叔世今吾子

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將以靖民

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

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以又曰儀刑文王萬邦

為儀式靖四方日以功州也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詩也孚信也

有師古曰若詩所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師古曰

曰取證於刑書錐刃之末將盡爭之師古曰亂獄滋豐貨賂

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虜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

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師古曰言雖非長久之法

媮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耻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孟氏

讀此則叔
向之慮遠

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
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夷夷三族增加
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

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

真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

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而姦邪並

生赭衣塞路圜圜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

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

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

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據摭秦法師古曰據摭謂收拾

有之曰

據音九則反摭音之互反取其宜於時者律九章當孝惠高

后時百姓新免毒蠱人欲長幼養老師古曰蠱音呼各反蕭曹

為相填以無為師古曰言以無為之法填安百姓也填音竹亦反從民之欲

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

修玄默勸趨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

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

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師古曰訐面相斥罪也音居渴反吏安其官

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

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師古曰從斷輕是以刑罰大

省至於斷獄四百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有刑錯之風即位

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

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

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緹音

他弟反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歿者不可復生刑者不

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

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

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

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

孟康曰黥劓二刑左

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

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

陷焉師古曰道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

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

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何

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

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具為令師古曰使丞相張蒼

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

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

道之以德
反照即見

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春臣贊曰文帝除

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鉗左右止代刑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當黥者髡鉗爲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

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

劓等類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

棄市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止是也當斬右足

者以其辜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

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而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

論名而又犯笞亦皆弃市也今流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復有笞罪亦云復

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師古曰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鬼薪白

然也妾亦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

二歲皆免爲庶人如淳曰罪降爲司寇故其亡逃及

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師古曰於本罪前令之刑城

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春歲數以免李奇

文帝作此令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

之前有刑者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

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

者笞三百率多死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入於死

以笞五百代斬左止笞三百代劓

答數既多亦不活也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答與重罪無異孟康曰重罪謂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能起居也其定律答五

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答者或至死而答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答三

百曰二百答二百曰一百又曰答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築反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

綰請答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答背也師古曰臀音徒門反毋得

更人師古曰謂行答者不更易人也罪一罪乃更人自是答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

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

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寔密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南一獄死者萬人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比以例相比

况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

刑志 卷二十三 刑法志

曰弄法而受財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若市買之交易師古曰傳讀曰附議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

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迺下詔曰

聞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

者更興邪惡無辜者反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

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為鞠謂疑獄也李

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負四

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

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

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

宣室殿師古曰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

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

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

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

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

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

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猶賣弄

也孟康曰招求也招致權著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宣帝未及修政至元帝初

既定律定則置廷平蓋重

前漢書 卷二十三 刑法志

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
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

欲羅元元之不逮。師古曰。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刑中之意。

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

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二千。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刑。即周書呂刑。初為呂侯號曰呂刑。後為甫侯。又稱

甫刑。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

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謂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

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反。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

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

成帝之世
正有詔令
無真惻隱
受實

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減

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

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師古曰。核。究其實也。朕將盡心

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曰。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

之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三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

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故引以為美。傷今不能然也。不能因時廣宣主恩。

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

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是以大議不立。

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治

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師古曰。塞。謂不通也。故略舉漢興以來。

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

網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吞舟謂大魚也然其大辟尚有夷三

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

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師古曰菹謂醢也其誹謗詈詛

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

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祇言令孝文二年又詔

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

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

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

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師古曰重難也

累音力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師古曰

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師古曰

曰慤謹也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師古曰道

音丘角反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

為暴者也師古曰法害於人是法為暴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乎

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

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

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

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

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

於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師古曰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五聽師古曰觀其顏一曰辭聽師古曰觀

之也宥寬也赦舍也謂釋置也二曰色聽師古曰觀其變三曰氣聽師古曰觀

其出言不四曰耳聽師古曰觀其聽五曰目聽師古曰觀

直則喘六曰議親師古曰王之親族也七曰議故師古曰

其瞻視不八曰議賓師古曰謂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

直則亂九曰議貴師古曰爵位高者也十曰議勤師古曰謂

之故十一曰議能師古曰有道藝者十二曰議賢師古曰有德行者也

舊也十三曰議功師古曰有大勳力者十四曰議勞師古曰謂

盡悴事十五曰議罪師古曰謂罪之輕重也十六曰議獄師古曰謂

國者也十七曰議刑師古曰謂刑之輕重也十八曰議賞師古曰謂

職也十九曰訊羣臣師古曰謂羣臣之罪也二十曰訊羣吏師古曰謂

也二十一曰訊羣民師古曰謂羣民之罪也二十二曰訊萬民師古曰謂

問也二十三曰弗識師古曰弗識不審也二十四曰過失師古曰謂

音信二十五曰遺忘師古曰謂遺忘也二十六曰三赦師古曰謂

遺失非意也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

遺忘忽忘也四曰幼弱師古曰謂七歲以下老眊謂八十以上蠢愚生而

曰幼弱謂七歲以下老眊謂八十以上蠢愚生而五曰蠢愚師古曰謂

驗者自三刺以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眊讀與老同六曰羣師古曰謂

又音貞巷反凡囚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

王之同族羣有爵者桎以待弊師古曰械在手曰梏

曰桎弊斷罪也自此以上掌囚所職也梏音高皇帝

古篤反拳即拱字也桎音之日反弊音蔽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

於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師古曰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五聽師古曰觀其顏一曰辭聽師古曰觀

之也宥寬也赦舍也謂釋置也二曰色聽師古曰觀其變三曰氣聽師古曰觀

其出言不四曰耳聽師古曰觀其聽五曰目聽師古曰觀

直則喘六曰議親師古曰王之親族也七曰議故師古曰

其瞻視不八曰議賓師古曰謂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

直則亂九曰議貴師古曰爵位高者也十曰議勤師古曰謂

之故十一曰議能師古曰有道藝者十二曰議賢師古曰有德行者也

舊也十三曰議功師古曰有大勳力者十四曰議勞師古曰謂

盡悴事十五曰議罪師古曰謂罪之輕重也十六曰議獄師古曰謂

國者也十七曰議刑師古曰謂刑之輕重也十八曰議賞師古曰謂

職也十九曰訊羣臣師古曰謂羣臣之罪也二十曰訊羣吏師古曰謂

也二十一曰訊羣民師古曰謂羣民之罪也二十二曰訊萬民師古曰謂

問也二十三曰弗識師古曰弗識不審也二十四曰過失師古曰謂

音信二十五曰遺忘師古曰謂遺忘也二十六曰三赦師古曰謂

遺失非意也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

遺忘忽忘也四曰幼弱師古曰謂七歲以下老眊謂八十以上蠢愚生而

曰幼弱謂七歲以下老眊謂八十以上蠢愚生而五曰蠢愚師古曰謂

驗者自三刺以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眊讀與老同六曰羣師古曰謂

又音貞巷反凡囚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

王之同族羣有爵者桎以待弊師古曰械在手曰梏

曰桎弊斷罪也自此以上掌囚所職也梏音高皇帝

古篤反拳即拱字也桎音之日反弊音蔽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

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如淳曰：師，樂師；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頌繫之。師古曰：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十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

刑法志

餘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罪耐罪上至右止三

倍有餘李奇曰耐從司寇以上古人有言滿堂而飲

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師古曰鄉則一堂皆為之不

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

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

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歿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

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

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豈不

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豸臣瓚曰獄岸獄

獄贊說書云伯夷降典愆民惟刑師古曰周書甫刑

是也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云宜岸宜

伯夷下禮法以道人人言制禮以止刑循隄之防

習知禮然後用刑也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木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

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之囊橐師古曰有底

橐言容隱姦邪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師古曰狃此

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

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師古曰省謂減除之絕於

事止聽訟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

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

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

棺者欲歲之疫師古曰鬻賣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

也疫厲病也

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

人有樂生之慮。宋子文曰：既云新免兵革之禍，當曰人有樂生之意，意慮字相去不遠。此

傳寫之誤也。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威福

之臣，邑無豪桀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

什八，可謂清矣。師古曰：十少其八也。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

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

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師古曰：治古謂上古至治

之時也。治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菲音丈吏反。

草履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耻也。菲，音扶味反。純，音之允反。是不然矣。以為治古

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

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

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

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

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

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

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

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師古曰：稱宜也。音尺孕反。

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

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

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也。亂者，乃刑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師古曰：周

書甫刑之辭也。言刑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

罰輕重各隨其時。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咎繇方祗厥敘，方施象

作刑。刑惟明言敬其次敘，施其法刑皆明白也。安

有菲履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而因俗說而論之

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

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

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鞶而御驛

突。晉灼曰：鞶，古羈字也。如淳曰：驛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路頭曰羈也。違救時之宜

刑法志 而入

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

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

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

為姦臧。師古曰：佚，讀與逸同。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

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

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

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

蕃而民愈嫚。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與慢同。必世而未仁，百

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

以清原正本之論，刑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孟康

日纂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

音撰李奇曰欲死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

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師古曰詆

謂誣也音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

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

李奇曰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

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

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

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

也

卷終

前漢書卷之二十四上

食貨志第四上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

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

木為耜燧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

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

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李奇曰罷幣有不便於時則變

也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羲仲舜命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禮義為甲冑仁義為干櫓聖人所以不同功利之輩也貴五穀賤金玉設險以守其國何以聚人曰財聖人所以不同

后稷以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制土田各

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棊謂厥貢漆絲厥匪織文之類是也師古曰棊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遷易有無使之交足

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

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

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是

以聖王域民師古曰為邦域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

開市肆以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以教之

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

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

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教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教謂逸

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直略反故必

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晦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直略反

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

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

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

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

曰更互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

田。如此師古曰師古曰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

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

地，晉灼曰淳盡也易鹵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

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

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

虞取山澤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克實府庫賜予

之川，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

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

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師古曰

強勸之令習事也強音其兩反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歲

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

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

兩所損還廬樹桑，師古曰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應劭曰

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曰按

木上曰果地曰蓏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

也蔬音殖於疆場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師古曰

有瓜即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

勤者

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墜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

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

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

則行禮而視化焉師古曰視讀曰示春令民畢出在墜冬則

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

師古曰此函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

同以食來至南晦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饁音于軌反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也今謂之

從織半曰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所以順

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

塾鄰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

勸之知其早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言里胥

宴防怠惰也然後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

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

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

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音

力召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

曰怨刺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

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

童皆當受業豈論嫡庶乎

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贊曰舜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

贊說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是也

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

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

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造成也行同能偶則別之

以射。師古曰以射試之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

師古曰謂各趣農晦也行人振木鐸狗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適人也

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木為舌謂之木鐸狗巡也采詩采取怨刺之詩也獻之大師比

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師古曰太師掌音律之官比謂次之也此音頻二反故曰

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

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

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

雅大田之詩也渰陰雲也淒淒雲起貌也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民庶慶悅喜其先雨公田乃及私

也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

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

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餘

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

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

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

孟康曰：春秋謂之履畝，履踐民於。於是上貪民怨，災害所種，奸者而取之，譏其貪也。

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

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

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

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畝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不勤則損亦如

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

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

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勤

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

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

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

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間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

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

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

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

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

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

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舍一也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

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

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

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

五十石云下孰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

石張晏曰平歲百畊之收收百五十中饑七十石張

曰收二大饑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以故大

分之二

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

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李奇曰官以

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

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

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

田開仟佰師古曰仟佰田間之道也而北急耕戰之

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

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

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

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

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
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
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
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
發之此閭左之釋應最得之諸男子力耕不足糧饑
家之義煩穢舛錯故無所取也

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海內愁怨

師古曰饑字給也下同

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

遂用潰畔。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蘇林曰：無物可蓋藏。自天

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而將相或乘色之。駟，謂駟馬雜色也。

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董吏祿

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

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

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漕轉關東粟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

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孝惠高

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

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

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

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

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

至悉也。師古曰：熾，與織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

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

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方。

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泛，此通用也。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

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應劭曰：蹙，傾竭也。漢之為漢，幾

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

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歲惡不
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
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既聞耳矣天子之耳安

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阡危欲

又音丁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

也師古曰穰豐禹湯被之矣師古曰謂禹遭即不幸

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

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早相乘天下夫屈有勇

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罷夫羸老易子而蔽其骨

師古曰罷讀曰疲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迺駭而圖之豈將

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

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

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

字著音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

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

為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

廩廩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

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

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

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孟

可美書 卷二十四上 食貨志 七

曰肉腐爲膏，捐骨不理者，或曰捐謂民有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爲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䟽僻焉。以畜積多而備先具

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宋祁曰：言土地人民

之衆不讓禹湯也。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

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

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

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

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

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其

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

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

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

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

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

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

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

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

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

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

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

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

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

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

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士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師古曰：什謂千錢，伯謂百錢也。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皓素也。縞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違也。迕音

五故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

後之議荒
政及前事
同每不出

前漢書

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無爵，農夫有錢，粟有所滯。師古曰：滯，散也。音先。

列反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

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

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

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

人。如淳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

耳復音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師古曰：為，音于偽反。神

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

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

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

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

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

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

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

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

四千石，為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太庶長。

師古曰：大庶長，第十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

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

食不足用。大滯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

更詳悉可
實施行

卷二十四上

食貨志

三

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

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時有軍役。若

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

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

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

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

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囊於縣

官以除罪。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

矣。然婁敕有司以農為務。師古曰婁古屢字。民遂樂業。至武

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

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

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

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乘犢牝

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

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貨殖傳倉氏廩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

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䟽而民富。役財驕溢。

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

也斷音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

丁喚反國之宗姓受封。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因其

邑土地者也。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

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流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

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以爲更卒已復爲正一

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

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

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

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

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

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

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

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

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

此法頗佳
在漢行之
死易

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歿後功費愈甚天下

虛耗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

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

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畦師古曰畦壟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代

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畦田以二耜為

耦廣尺深尺曰畦長終晦一晦三畦一夫三百畦而

播種於三畦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墾其土以

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師古曰小雅

儼盛貌芸音云芋音子儼音擬芸除草也芋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

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師古曰能

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

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

古百步為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千二百晦則得今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

歲之收常過緡田晦一斛以上師古曰緡田謂不為

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為畦者又過使教田太常三輔

蘇林曰大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

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

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

及也澤雨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師古曰輓過

之潤澤也

奏光以為丞教氏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

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師古曰庸功也言換

關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

墻餘也宮墻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墻

地廟垣需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閑而無事因令於

墻地為田也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

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教也令離宮卒

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以上令又教邊郡及

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成反

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

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

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

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

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

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

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

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

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李奇

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

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夫陰

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

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

計易萬

儒生為人
主所棄幹

臣所薄只
是儒生不

識通變以
陳言為石

畫耳

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潛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歿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非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非假地名也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

五百人轉穀賑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

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

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

食師古曰比頻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廼可平孝文皇帝承

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

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

限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音于偽反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

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

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

亦多如
田是也

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
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
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
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
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
也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
藏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
平帝崩主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
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
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隄小漢家制度

武公私大
兵窮兵二

以為疏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
鉤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
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
並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
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海內擾
矣又動欲募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
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
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笑而豪民侵陵分田劫
師古曰更者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
假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
劫奪其稅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
侵欺之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
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

百姓苦以

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

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

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衆師古曰警警衆口愁聲也

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

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諄亂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邊

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師古

曰數音所角反民俞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

翔貴師古曰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末年盜賊羣起

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維

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

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合

餌木之屬也如淳曰作杏酪酪不可食重為煩擾流

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宮以稟之吏盜其稟飢

或者什七八莽恥為政所致廼下詔曰予遭陽九之

隄百六之會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枯旱霜蝗飢饉

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

將究矣師古曰究竟盡也歲為此言以至于亡

莽總是以假煮木為酪假粥也

妙

前漢書卷之二十四下
食貨志第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
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
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全職幣皆掌黃金方寸而
重一斤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輕重以銖師古曰言
爲名錢則以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
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爲刀流於泉如淳曰
泉布於布如淳曰布束於帛李奇曰太公退又行之
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

前漢書卷之二十四下

食貨志第四下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

周立九府圜法

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

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全職幣皆掌

黃金方寸而

重一斤錢圜函方

孟康曰外圜

輕重以銖

師古曰言

爲名錢則以

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

貨寶於金利於刀

如淳曰名錢爲刀

流於泉

如淳曰

泉布於布

如淳曰布

束於帛

李奇曰

太公退又行之

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

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

仲有所
李故易行

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賈謂賈人之多蓄積者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

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委積也然而

民有饑餓者。殺有所減也。師古曰言富人多藏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

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糴之重之時官為散也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滅滅。繼千萬。

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滅滅。繼百萬。春以秦耕。夏以

奉耘。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滌焉。故大賈畜家。不

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

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

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

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

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

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亡也且絕民用以實王

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洿音水也潢音黃洿音一胡

反竭亡日矣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

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形也百姓蒙利

焉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各上幣孟康曰

為溢也師古曰收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而錢為下也

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鈔之屬為器飾

竇滅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

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黃金一斤

師古曰復周之失之極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

制更以斤名金李奇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

物痛騰躍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

財蓄積羣貨使物稽滯在也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

騰字或作踊者誤耳踊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

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

辱之師古曰欲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

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為宦吏孝文五年為錢益

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

廣書用字
頗奇而不

民放鑄師古曰恣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

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

租謂顧庸之直或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

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殺

雜鉛鐵則無利也殺音交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殺

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而夫事有召

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

皆得鑄錢也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

操音千高反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

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

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

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後同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

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

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

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

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

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或川重錢平稱不受應

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

兩漢初鑄莢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莢錢皆當

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

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十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吏急而壹

是也稱音尺孕反之虐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津

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其下亦同釋其未

樛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鎔音容姦錢日多五穀

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于偽反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

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

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志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

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

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

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

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

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

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

上上挾銅積積謂多也呂御輕重錢輕則呂術斂之

重則呂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資臣

多少有制用別費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鋌鑄金人十二是也

呂臨萬貨呂調盈虛呂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羨餘也羨饒溢也奇

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

制吾棄財呂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末

業既困農人教木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

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

之財逐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

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呂諸

識民間疾苦之言

布

有平世

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後卒叛逆鄧通

大夫也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

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

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

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

民罷焉彭吳穿穢貉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

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

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

曰共千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

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敵以巧法師古曰抗訛也謂摧挫也巧法

為巧詐以避法財賂衰耗而不澹師古曰耗減也澹足也人物

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

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郭咸

陽孔僅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

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

餽饟師古曰餽亦饋字饟古餉字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勞費用功重

散幣於邛僰呂輯之應劭曰邛屬臨邛僰屬犍為晉灼曰僰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

南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僰今數歲而道不通蠻夷

因呂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李

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章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

更音

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上臧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都

內令丞也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

儼儼謂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轉

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廼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師古曰庶

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及入

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北歲十餘萬眾擊胡

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片而漢軍士馬

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陳

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

盡也言常用之錢及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鋼

諸賦稅並竭盡也

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

二級曰關興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

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

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

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

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級十七

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

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

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

關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

卷二十四下

食貨志

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得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官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稱試但先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

入等也言買爵呂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唯得至第八也

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曰耗亂也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

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

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也其明年

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而公卿尋端

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

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

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

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

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

曰一兩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

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

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

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當時為渭漕

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溉渠作

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

數。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

匹。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調音徒弔反。

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

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其明

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

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

廼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

萬口。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懷郿，匈奴得其河南造

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山，是名也。衣食皆仰給於縣

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帶財役貧。孟康曰：帶，停也。晉灼曰：帶音滯。

穀百數。李奇曰：穀車也。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

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封君皆氏

首仰給焉。師古曰：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

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氏丁奚反。冶鑄鬻鹽

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

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

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

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

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

益多而輕。臣贊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曰民

作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

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兩實重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

質而取銖。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銖以取更鑄作錢也。臣贊曰

許慎云銖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銖音洛。贊說

是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

鹿皮方尺，緣以績為皮幣。師古曰績繡也。直四十萬

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

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

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

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

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楯之

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楯圓而長也。音佗。果反。令縣官銷半兩錢，更

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

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前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師古

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

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

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不用籌

筭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

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

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

去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令之出

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罰也以

其久為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

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

讀曰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

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

不可得摩取銖。孟康曰周匝為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

咸陽言。師古曰奏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

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

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願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盆也師古

曰牢蘇說是也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

羨。師古曰幹謂王領也讀與管同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

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師古曰鈇足鉞也音徒計反沒入其

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師古曰舉皆也音失之使

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音失之

作官府。師古曰王鬻鑄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

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

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

卷二十四下 食貨志

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

師古曰言農人尚少不皆務耕種也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

官師古曰言讀曰蓄仰音牛何反異時筭輜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

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輜小車也緡謂錢貫也輜音弋昭反緡音武巾反請筭如故諸賈

人未作貫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貫賂也貸假與也貫音式制

反貸音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

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

筭一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筭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

之率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

一筭師古曰北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輜車皆令出一筭比音必窠反

商賈人輜車二筭如淳曰商賈人有輜車又使多出一筭重其賦船五丈以

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

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

以便農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敢犯令沒入田貨

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

子廼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

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稍遷至齊相語

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

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

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

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部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

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

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

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氏讀曰抵歸也大氏猶言大凡也

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

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者師古

曰守郡守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費用事減宣杜周等

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急刻為九卿直指夏

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蘇林曰夏蘭人姓名初異為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

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

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有隙及人

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

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異不應微反師古曰蓋

非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師古

之曰當謂處斷其罪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

反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

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師古曰縱

放也放令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錢多輕

相告言也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緡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

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

應劭曰所謂子緡錢也

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

也。令錢郭見有赤者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反不得行。
不知作法云何也。師古曰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反。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

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
歲赤反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

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

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

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唯真

工大姦。迺盜為之。師古曰其術楊可告緡徧天下。如

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以上

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

師林曰反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

口分曹職案行也。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也。分輩而出為使也。往往即治郡國緡錢

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

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

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滅之業。師古曰媮苟且也。

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

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

可告緡。上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

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迺大修昆

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

師古曰織讀曰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栢梁臺高數十

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迺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

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師古

日即就也此謂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

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

非也謂雜置官負分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

石及官自糴迺足師古曰度計所忠言世家子弟富

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

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

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

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

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帶

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是

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是

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

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

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

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

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辭自殺宋祁曰

改不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從官不得食隴西守

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

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臣

贊曰既無亭侯又

不徵循無禦邊之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

畜邊縣孟康曰令得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

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毋

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

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

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

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羗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赦

天下囚擊羗越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

西騎擊羗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

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

田之自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郡初置

也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

農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車騎馬乏

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

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

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

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

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李奇曰省視也

時少府視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

其金多少

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

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賈賚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

者少物賚。廼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誅羗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灼

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嵩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且以其故俗治無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

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頻。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

義反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

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為訾。給毋乏而已。不故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

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師古曰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

代孔僅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師古曰儻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儻音子。

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賈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

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

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

方。東封泰山。巡海上。勿北邊。以歸。師古曰勿音步浪反所過賞

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

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其泉各

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

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

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

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師古曰凡再賜百金

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

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

弘羊。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

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

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

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為此。國家

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

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

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

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

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

行真書 卷二十四下 食貨志 大

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減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銖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屠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

真不可行

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小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鼻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札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乃今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合無差錯也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

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

上支宅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距冉長尺

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直二千一百

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

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

百為公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

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

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

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

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

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

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

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

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

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

之布者言其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亦錢耳謂

皆用銅殺以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鉛

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鑄銅屬也然則以連及

錫雜銅而為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其金銀

錫矣

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

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

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贊說非也本以蔡不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

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

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魑

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

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

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

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

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

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易

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曰義言財貨辭訟正乃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

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

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

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

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以其其所屬吏定

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

古稱為主
國師徒令
其氣易官
號錢文織
細事又多
沮格難行
誦哉安在
頌特雅也

反樂語有五均

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

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疆者不

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

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

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甯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以其所采市錢府也。占音之。漸反。其下並同。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勇反。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諸取眾物鳥獸

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繇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師古曰讎亦類此。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

起音五剛反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

亦讀曰仰師古曰庾積也以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

貴庾者防民積物待貴也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

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

也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

治產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義和魯匡言名山大

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師古曰幹謂主領也唯酒

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願養天下享祀

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

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酤買也言王族而論語曰

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

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師古曰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子嘗

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

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

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

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以鑪名肆臣瓚

盧曰盧酒瓮也言開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

邊高形如銀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瓮也

此言釀五十釀為準豈一瓮乎廣漢所釀五十釀為

破盧及罌盧亦謂所居罌罌之處耳釀五十釀為

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

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為

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醴。馱灰炭。師古曰馱酢漿也音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

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

下。如淳曰姓姓名偉也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

反。府臧不實百姓俞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

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為食肴之將師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

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除貸百姓所

取平印以給澹。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其下並同鐵布銅冶通行有無

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印於市

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

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辜至死姦

吏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

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

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宜反

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

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

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

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

出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

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

刑券以私鑄錢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

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

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比非音頻寐反

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眾及五人相坐

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主鑄錢者

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

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可繼羊而假之必突人故取以喻師古

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

也如東此豨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

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民搥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

劇師古曰繇讀曰徭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

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

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芴綠莽禁侵刻小民師古曰芴依也

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

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地它皆類

此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歿亡緣邊四

夷所係虜陷并饑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

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

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師古曰滌諸陋政也

何漢書 卷二十四下 食貨志

贊曰易稱哀多益寡稱物平施

師古曰謙卦象辭哀取也言取於多者以

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哀音薄侯反

書云楙遷有無

應劭曰楙勉也遷徙也師

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

周有泉府之官

師古曰司徒之

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之不

而孟子亦非狗彘

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

重服處曰作輕重

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

亦有從俸師古曰言所

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

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

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

竭亡次矣

前漢書卷二十四下終

